

子

子

子

義

二

十

二

二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毛詩正義卷第八

嘉業堂叢書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鄭譜變風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摶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墀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
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 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
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

鄭據此爲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爲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地理志云京兆鄭縣周宣王母弟鄭桓公邑是桓公封京兆鄭縣故云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其地一曰咸林故曰咸林之地不先言鄭國所在而本宣王封母弟者以鄭因虢郟之地而國之而郟亦有詩旣譜郟事然後譜鄭故先言有鄭之由而後說得郟之事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

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 正義曰自此
以下盡可以少固皆鄭語文謂得西周之眾與東土河
洛之人心也多故謂多難懼禍難及已也史伯曰其濟
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爲大虢叔恃勢郟
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
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
周之眾奉辭罰罪無不克矣 正義曰謂濟西洛東河
南潁北是四水之間其子男之國有十惟虢郟爲大叔
仲皆當時二國之君字也勢謂地勢阻固險謂境多阨
塞 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
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 正義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

與虢郟爲鄰若克虢郟二邑則其餘八邑自然可滅爲君之土也修典法以守之惟有是處可以少固餘方不可入也虢郟實國而言邑者以國邑相對爲異散則國亦爲邑殷武云商邑翼翼左傳每言弊邑者皆公侯之國而稱邑也 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 正義曰鄭語又云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郟受之是桓公從之也鄭語云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鄭世家云桓公爲司徒一歲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安逃死是爲司徒一年乃問也問史伯在九年至十一年而幽王被殺是言然之後三年也世家又云犬戎殺幽王并

殺桓公鄭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地理志云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是其事也 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 正義曰此謂武公卒取之知者以史伯之言皆信而有徵隱元年左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桓十一年公羊傳曰先鄭伯有善於郟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鄭見處虢郟之地明是武公滅虢郟則其餘八邑亦武公取之可知故云卒取十邑之地案鄭世家史伯云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虢郟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於王東

其民於洛東而虢郟果獻十邑竟國之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而云死後武公取者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虢郟爲大則八邑各爲其國非虢郟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明馬遷之說謬耳桓公雖未得虢郟旣寄帑賄臣民亦從而寄焉故昭十六年左傳子產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桓公寄帑之時商人亦從而寄至武公遂取而與居之也史伯言子男之國虢郟爲大設令十邑皆方百里開方除之尙三百有餘鄭當侯爵而爲伯者周禮五等封疆言大法

耳其土地不可一如其制度春秋之敘鄭伯在邢侯之上曹伯在許男之下是不可以爵之尊卑計其地之大小也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亦鄭語文也韋昭云華華國也食謂居其土而食其水也鄭譜云居溱洧之地此云食溱洧焉則鄭都在鄭地故服虔云鄭東鄭古鄭國之地是鄭雖處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鄭城之下服虔云鄭城故鄭國之墟杜預云鄭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鄭都故別有鄭城也若然昭十七年左傳曰鄭祝融之墟鄭譜亦云則鄭鄭同地而云鄭非鄭都者正以鄭國別有鄭城決知鄭國之都非鄭也但

二城不甚相遠故於鄆言祝融之墟見鄭因國其地言其境界所及非謂鄭居鄆都也鄆在東周畿外之國隱元年穀梁傳曰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然則畿內之國非正南面之君政教稟於天子善惡歸於其上無假風諫不當有詩鄆國見有變風不在畿內明矣鄭因虢鄆之國自然亦爲畿外鄭發墨守云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者以鄭於西周本在畿內西都之地盡以賜秦明武公初遷亦在東周畿內故歷言之也及并十邑鬱成大國盟會列於諸侯灼然在畿外故緡衣傳曰諸侯入爲天子卿士是畿外之君稱入也鄭雖非畿內不過侯服昭十三年左傳曰鄭伯男也賈逵以

爲鄭伯爵在男畿鄭距王城三百餘里而得在男畿者
鄭志答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
之於王城爲在畿內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俗皆
食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是鄭意與賈說異 武公
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正義曰緇衣序

云父子並爲周司徒則桓公之死武公卽代爲司徒故
得輔平王以東遷是先爲卿士後并十邑但鄭先說得
國之由故云又作卿士其實作卿士在并十邑之前也
序又云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是國人宜之而
作變風也對上鄆風已作故云又作案左傳及鄭世家
武公生莊公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是爲昭公又娶宋

三十一
雍氏女生公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公子亶公子儀春秋
桓十一年夏五月莊公卒而昭公立其年九月昭公奔
衛而厲公立桓十五年夏厲公奔蔡六月昭公入桓十
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子亶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鄭
人立公子儀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前
立四年而出奔至此而復入至莊二十一年卒前後再
在位凡十一年厲公卒子文公躋立四十五年卒此其
君世之次也詩緇衣序云美武公則武公詩也將仲子
叔于田大叔于田序皆云刺莊公而清人之下有羔裘
遵大路女曰雞鳴遵大路序云莊公失道則此三篇通
上將仲子等六篇皆莊公詩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摯

兮狡童及揚之水皆云刺忽則褻裳丰東門之墀風雨
子衿在其間皆爲昭公詩也忽於桓十一年以太子而
承正統雖未踰年要君於其國有女同車序云至於見
逐則爲被逐而作是忽前立時事也山有扶蘇摯兮狡
童刺忽所美非賢權臣擅命忽之前立時月旣淺則此
三篇蓋後立時事也褻裳思見正言突篡國之事是突
前篡之初國人欲以鄰國正之春秋之義君雖篡弑而
立已列於會則成爲君案突以桓十一年篡十二年公
會鄭伯盟於武父自是以後頻列於會則成爲鄭君國
人不應思大國之見正褻裳宜是初年事也丰東門之
墀風雨子衿直云刺亂世耳不指君事或當突篡之時

或當忽入之後其時難知要是忽爲其主雖當突前篡之時亦宜繫忽故序於揚之水又言忽以明之揚之水言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經云終鮮兄弟則兄弟已爭是後立之事出其東門序云公子五爭野有蔓草序云民窮於兵革溱洧序云兵革不息三篇相類皆三公子既爭之後事也公子五爭突最在後得之則此三篇厲公詩也清人刺文公文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文公厲公之子清人當處卷末由爛脫失次廁於莊公詩內所以得錯亂者鄭答趙商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第錄者直錄其義而已如志之言則作序乃始雜亂故羔裘之序從上大叔于田爲莊公之詩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至功焉 正義曰作緇衣詩者美

武公也武公之與桓公父子皆爲周司徒之卿而善於其卿之職鄭國之人咸宜之謂武公爲卿正得其宜諸侯有德乃能入仕王朝武公旣爲鄭國之君又復入作司徒已是其善又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故作此詩美其武公之德以明有邦國者善善之功焉經三章皆是國人宜之美其德之辭也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敘其作詩之意於經無所當也 箋父謂至其宜

正義曰以桓公已作司徒武公又復爲之子能繼父是其美德故兼言父子所以盛美武公周禮大司徒職曰因民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

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日以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日以儀辯等則民不越六日以俗教安則民不愉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日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日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是司徒職掌十二教也祀禮謂祭祀之禮教之恭敬則民不苟且陽禮謂鄉射飲酒之禮教之謙讓則民不爭鬪陰禮謂男女婚姻之禮教之相親則民不怨曠樂謂五聲八音之樂教之和睦則民不乖戾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辯其等級則民不踰越俗謂土地所生習教之安存

則民不偷惰刑謂刑罰教之中正則民不殘暴誓謂戒
敕教之相憂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車服之制教之節
制則民知止足世事謂士農工商之事教之各能其事
則民不失業以賢之大小制其爵之尊卑則民皆謹慎
其德相勸爲善以功之多少制其祿之數量則民皆興
立功効自求多福司徒之職所掌多矣此十二事是教
民之大者故舉以言焉此與淇澳國人美君有德能仕
王朝是其一國之事故爲風蘇公之刺暴公吉甫之美
申伯同寮之相刺美乃所以刺美時王故爲雅作者主
意有異故所繫不同 緇衣至粲兮 毛以爲武公作
卿士服緇衣國人美之言武公於此緇衣之宜服之兮

言其德稱其服也此衣若弊我願王家又復改而爲之
兮願其常居其位常服此服也卿士於王宮有館舍於
畿內有采祿言武公去鄭國人王朝之適子卿士之館
舍兮自朝而還我願王家授子武公以采祿兮欲使常
朝於王常食采祿也采祿王之所授衣服王之所賜而
言予爲予授者其意願王爲然非民所能改授之也

鄭以爲國人愛美武公緇衣若弊我願爲君改作兮自
館而還我願授君以飲食兮愛之願得作衣服與之飲
食也鄭以授之以食爲民授之則改作衣服亦民爲之
也 傳緇黑至之位 正義曰考工記言染法三人爲
纁五人爲緇七人爲緇注云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

以黑。乃成緇。是緇爲黑色。此緇衣。卽士冠禮所云主人
玄冠朝服緇帶素鞞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
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
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
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
正服。謂旣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
所朝之政也。言緇衣之宜。謂德稱其服。宜衣此衣。弊則
更願王爲之。令常衣此服。以武公繼世爲卿。並皆宜之。
故言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箋緇衣至弁服。
正義曰。退適治事之處爲私也。對在天子之庭爲公。
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卽下句適子之館。兮是也。舜典云

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論語冉子退朝注云朝於季子之私朝亦謂私家之朝與此異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定本云天子之朝朝服皮弁服 傳適之至采祿 正義曰釋詁云之

適往也故適得爲之館者人所止舍故爲舍也粢餐釋
言文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粢謂餐食也諸侯入爲
天子卿士受采祿解其授粢之意采謂田邑采取賦稅
祿謂賜之以穀二者皆天子與之以供飲食故謂之授
子粢也 箋卿士至飲食 正義曰考工記說王宮之
制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內路
寢之裏外路寢之表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之處也
六寢三孤爲九卿彼言諸曹治事處此言諸廬正謂天
子宮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也言適子之館
則有所從而適也言還授子粢則還有所至也旣爲天
子卿士不可還歸鄭國明是從采邑而適公館從公館

而反采邑故云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餐以授之傳言
受采祿者以采祿解祭義也箋言還在采地之都者自
謂迴還所至國人授祭之處其意與傳不同雖在采地
之都願授之食其授之者謂鄭國之人非采地之人何
則此詩是鄭人美君非采地之人美之且食采之主非
邑民常君善惡繫於天子不得曲美鄭國君也鄭國之
人所以能遠就采地授之食者言愛之願飲食之耳非
卽實與之食也易傳者以言予者鄭人自授之食非言
天子與之祿也飲食雖云小事聖人以之爲禮伐柯勸
王迎周公言我覲之子籩豆有踐奉迎聖人猶願以飲
食故小民愛君願飲食之 箋造爲 正義曰釋言文

傳蓆大 正義曰釋詁文言服緇衣大得其宜也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至大亂焉 正義曰作將仲子詩

者刺莊公也公有弟名段字叔其母愛之令莊公處之
大都莊公不能勝止其母遂處段於大都至使驕而作
亂終以害其親弟是公之過也此叔於未亂之前失爲
弟之道而公不禁制令之奢僭有臣祭仲者諫公令早
爲之所而公不聽用於事之小不忍治之以致大亂國
焉故刺之經三章皆陳拒諫之辭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是小不忍也後乃興師伐之是致大亂也 箋莊公至

驕慢 正義曰此事見於左傳隱元年傳曰鄭武公娶
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

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不與則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

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
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是謂其城大叔是
段驕慢作亂之事也大叔于田序曰叔多才而好勇是
段勇而無禮也 將仲子至可畏 正義曰祭仲數諫
莊公莊公不能用之反請於仲子兮汝當無踰越我居
之里垣無損折我所樹之杞木以喻無干犯我之親戚
無傷害我之兄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但
畏我父母也以父母愛之若誅之恐傷父母之心故不
忍也仲子之言可私懷也雖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
莊公以小不忍至於大亂故陳其拒諫之辭以刺之
傳里居至木名 正義曰里者民之所居故爲居也地

官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是二十五家爲里也無
踰我里謂無踰越我里居之垣牆但里者人所居之名
故以所居表牆耳四牡傳云杞枸櫞此直云木名則與
彼別也陸機疏云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
色理微赤故今人以爲車轂今其北淇水旁魯國泰山
汶水邊純杞也 箋祭仲至除之 正義曰哀二十年
左傳云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服虔云驟數也箋言驟
諫出於彼文序不言驟而箋言驟者若非數諫不應固
請故知驟諫也以里垣之內始有樹木故以里喻親戚
樹喻兄弟旣言驟諫以爲其諫非一故言初諫曰以爲
數諫之意案左傳此言乃是公子呂辭今箋以爲祭仲

諫者詩陳請祭仲不請公子呂矣。則祭仲之諫多於公子呂矣。而公子呂請除大叔爲諫之切莫切於此。祭仲正可數諫耳。其辭亦不是。過仲當亦有此言。故引之以爲祭仲諫。箋懷私至得從。正義曰。晉語稱公子重耳安於齊。姜氏勸之行。云懷與安實敗名。病大事。鄭詩云仲可懷也。引此爲懷私之義。故以懷爲私。以父母愛段不用害之故。畏迫父母有言不得從也。於時其父雖亡。遺言尙存。與母連言之也。傳園所至之木。正義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檀材可以爲車。故云彊韌之木。陸機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駮馬。駮馬梓榆。故里語曰。

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駿馬繫迷一名挈榼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挈榼先殫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箋甲鎧 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

名杼也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

叔于至且仁 正義曰此皆悅叔之辭時人言叔之往

田獵也里巷之內全似無復居人豈可實無居人乎有

居人矣但不如叔也信美好而且仁德國人注心於

叔悅之若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 傳叔大至里塗

正義曰左傳及下篇皆謂之大叔故傳辨之以明叔與

大叔一人其字曰叔以寵祿過度時呼爲大叔左傳謂

之京城大叔是由寵而異其號也此言叔于田下言大

叔于田作者意殊無他義也田者獵之別名以取禽於田因名曰田故云田取禽也丰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塗道也 箋洵信至又仁 正義

曰洵信釋詁文仁是行之美名叔乃作亂之賊謂之信美好而又仁者言國人悅之辭非實仁也 傳冬獵曰

狩 正義曰釋天文李巡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 箋

郊外至乘馬 正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

野是野在郊外也易稱服牛乘馬俱是駕用之義故云服馬猶乘馬夾轅兩馬謂之服馬何知此非夾轅之馬而云猶乘馬者以上章言無居人無飲酒皆是人事而言此不宜獨言無馬知正謂叔既往田巷無乘馬之人

耳 箋武有武節 正義曰文武者人之伎能今言美
且武悅其爲武則合武之要故云有武節言其不妄爲
武也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至得眾 正義曰叔負
才恃眾必爲亂階而公不知禁故刺之經陳其善射御
之等是多才也禮褻暴虎是好勇也火烈具舉是得眾
也 大叔至傷女 毛以爲大叔往田獵之時乘駕一
乘之馬叔馬旣良叔之御人又善執持馬轡如織組織
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
織組之爲其兩驂之馬與兩服馬和諧如人舞者之中
於樂節也大叔乘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
行列俱時舉之言得眾之心故同時舉火叔於是禮去

裼衣空手搏虎執之而獻於公之處所公見其如是恐其更然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戒慎之若復爲之其必傷汝矣言大叔得眾之心好勇如此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鄭唯以狃爲復餘同 傳叔之從公田

正義曰下云褻裼暴虎獻于公所明公亦與之俱田故知從公田也 傳驂之至中節 正義曰此經止云兩驂不言兩服知驂與服和諧中節者以下二章於此二句皆說兩服兩驂則知此經所云亦總驂服但馬之中節亦由御善以其篇之首先云御者之良旣言執轡如組不可更言兩服理則有之故知如舞之言兼言服亦中節也此二句言叔之所乘馬良御善耳非大叔親自

御之下言又良御忌乃云叔身善御 傳藪澤至具俱

正義曰地官序澤虞云每大澤大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鍾水希曰藪然則藪澤非一而此云藪澤者以藪澤俱是曠野之地但有水無水異其名耳地官藪澤共立澤虞掌之夏官職方氏每州云其藪澤曰某明某是一也釋地說十藪云鄭有圃田此言在藪蓋在圃田也此言府者貨之所藏謂之府藪澤亦禽獸之所藏故云禽之府爛熟謂之烈火烈嫌爲火猛此無取爛義故轉烈爲列言火有行列也火有行列由布列人使持之故箋申之云列人持火此爲宵田故持火焰之具備卽偕俱之義故爲俱也 傳禮禘至搏之 正義曰禮禘

肉袒釋訓文李巡曰褻褻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褻衣釋訓又云暴虎徒搏也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傳狃習 正義曰釋言云狃復也孫炎曰狃怵前事復爲也復亦貫習之意故傳以狃爲習也箋以爾雅正訓故以爲復 叔于至送忌 正義曰言叔之往田也乘一乘之黃馬在內兩服者馬之上駕也在外兩驂與服馬如鴈之行相次序也叔乘此四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澤也火有行列俱時揚之叔有多才旣善射矣又善御矣抑者此叔能磬騁馬矣又能控止馬矣言欲疾則走欲止則住抑者此叔能縱矢以射禽矣又能縱送以逐禽矣言發則亂中逐則能及是叔之善御善射

也叔既得眾多才如是必將爲亂而公不禁故刺之

箋兩服至次序 正義曰小戎云騏駼是中駟驪是驂

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
兩服中央夾轅者也襄駕釋言文馬之上者謂之上駕
故知上駕者言眾馬之最上也曲禮注云鴈行者與之
並差退此四馬同駕其兩服則齊首兩驂與服馬鴈行
其首不齊故左傳云如驂之有靳 傳揚揚光 正義

曰言舉火而揚其光耳非訓揚爲光也 傳騁馬至曰

送 正義曰此無正文以文承射御之下申說射御之
事馬之進退唯騁止而已故知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
止馬猶謂之控是古遺語也縱謂放縱故知發矢送謂

逐後故知從禽 叔于至弓忌 毛以爲叔往田獵之時乘一乘之馮馬其內兩服則齊其頭首其外兩驂進止如御者之手乘此車馬從公田獵叔之在於藪也火有行列其光俱盛及田之將罷叔之馬旣遲矣叔發矢又希矣及其田畢抑者叔釋搆以覆矢矣抑者叔執鬯以弢弓矣旣美叔之多才遂終說其田之事 鄭唯如手如人手相助爲異餘同以如者比諸外物故易傳傳驪白雜毛曰馮 正義曰釋畜文郭璞曰今呼之爲烏驄 傳慢遲罕希 正義曰以惰慢者必遲緩故慢爲遲也釋詁云希罕也是罕爲希也 傳搆所至弢弓 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雖異

音義同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筈其
蓋可以取飲先儒相傳棚爲覆矢之物且下句言鬯弓
明上句言覆矢可知矣故云棚所以覆矢鬯者盛弓之
器鬯弓謂弛弓而納之鬯中故云鬯弓弣弓謂藏之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至是詩 正義曰作清人詩者刺

文公也 文公之時臣有高克者志好財利見利則爲
而不顧其君文公惡其如是而欲遠離之而君弱臣強
又不能以理廢退適值有狄侵衛鄭與衛鄰國恐其來
侵文公乃使高克將兵禦狄於境狄人雖去高克未還
乃陳其師旅翱翔於河上日月經久而文公不召軍眾
自散而歸高克懼而奔陳文公有臣鄭之公子名素者

惡此高克進之事君不以禮也又惡此文公退之逐臣不以道高克若擁兵作亂則是危國若將眾出奔則是亡師公子素謂文公爲此乃是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清人之詩以刺之經三章唯言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之事耳序則具說翱翔所由作詩之意二句以外皆於經無所當也 箋好利至侵衛 正義曰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於時有狄侵衛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春秋經書入衛而箋言侵者狄人初實侵衛衛人與戰而敗後遂入之

此據其初侵故言侵也。案襄十九年晉侯使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左傳稱爲禮也。公羊傳亦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然則高克禮當自還，不須待召。而文公不召，久留河上者，其戰伐進退自由，將帥若罷兵還國，必須君命，故不召不得歸也。傳善士匄不伐喪耳，其得反國亦當。晉侯有命，故善之。清人至翱翔，正義曰：言高克所率清邑之人，今在於彭地，狄人已去，無所防禦。高克乃使四馬被甲，馳驅敖遊旁旁，然不息其車之上，建二種之矛，重有英飾，河水之上，於是翱翔言其不復有事，可召之使還，而文公不召，故刺之。傳清邑至介甲，正義曰：序言高克將兵，則清人是所將之人。

故知清是鄭邑言禦狄於境明在鄭衛境上言翱翔河
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故云衛之河上鄭之
郊也郊謂二國郊境非近郊遠郊也碩鼠云適彼樂郊
亦總謂境爲郊也下言消軸傳皆以爲河上之地蓋久
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故俱於河上介
是甲之別名故云介甲也北山傳云旁旁然不得已則
此言旁旁亦爲不得已之義與下庶庶爲武貌陶陶爲
驅馳之貌互相見也 傳重英矛有英飾 正義曰重
英與二矛共文明是矛飾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
以朱染爲英飾二矛長短不同其飾重累故謂之重英
也 箋二矛至畫飾 正義曰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

尺夷矛三尋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夷長短名也
酋近夷長也是矛有二等也記又云攻國之兵用短守
國之兵用長此禦狄於境是守國之兵用長宜有夷矛
故知二矛爲酋矛夷矛魯頌以二矛與重弓其文弓無
二等直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故彼
箋云二矛重弓備折壞直是酋矛有二無夷矛也經言
重英嫌一矛有重飾故云各有畫飾言其各自有飾並
建而重累 傳重喬累荷 正義曰釋詁云喬高也重
喬猶如重英以矛建於車上五兵之最高者也而二矛
同高其高復有等級故謂之重高傳解稱高之意故言
累荷候人傳曰荷揭也謂此二矛刃有高下重累而相

負揭 箋喬矛至毛羽 正義曰矜謂矛柄也室謂矛之鍔孔襄十年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云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然則題者表識之言箋申說累荷之意言喬者矛之柄近於上頭及矛之鍔室之下當有物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懸毛羽也二矛於其上頭皆懸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之累荷也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時事言之猶今之鷲毛稍也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毛以爲高克閒暇無爲逍遙河上乃左迴旋其師右手抽矢以射高克居軍之中以爲一軍之容好言可召而不召故刺之 鄭以高克使御人在車左者習迴旋其車勇士在右者習抽刃擊

刺高克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指謂一車之上事也

傳左旋至容好 正義曰毛以爲左右中總謂一軍之

事左旋以講習兵事在軍之人皆右手抽矢而射高克
爲將將在軍中以此左旋右抽矢爲軍之容好言其無
事故逍遙也必左旋者少儀云軍尙左注云左陽也陽
主生將軍有廟勝之策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然則此
亦以左爲陽故爲左旋 箋左人至在左 正義曰箋
以左右爲相敵之言傳以左爲軍之左旋右爲人之右
手於事不類故易傳以爲一車之事左謂御者在車左
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中謂將居車中也車是御之所
主也故習旋迴之事右主持兵故抽刃擊刺之亦是習

之也高克自居車中以此一車所爲之事爲軍之容好
成二年左傳說晉之伐齊云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卍
緩爲右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
敢言病張侯卽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絕鼓音是郤克
爲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
此謂將之所乘車耳若士卒兵車則闕宮箋所云兵車
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此二
箋皆言兵車之法則平常乘車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
乘車不敢曠左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
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藉之義云天子親載耒

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車
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
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太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注
云王通鼓佐擊其餘面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左傳云
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爲將乃然故云將
居鼓下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朝焉 正義曰作羔裘
詩者刺朝也以莊公之朝無正直之臣故作此詩道古
之在朝君子有德有力故以風刺其今朝廷之人焉經
之所陳皆古之君子之事也此主刺朝廷之臣朝無賢
臣是君之不明亦所以刺君也 箋言猶至刺之 正
義曰言謂口道說諸序之言字義多爲道就此一釋餘

皆從之下篇之序猶言莊公則此莊公詩也故言莊公以明之以桓武之世朝多賢臣賢者陵遲自莊公爲始故言自也 羔裘至不渝 正義曰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爲裘其色潤澤如濡溼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稱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處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變刺今朝廷無此人 傳如濡至侯君 正義曰如似濡溼故言潤澤謂皮毛光色潤澤也洵均釋言文侯君釋詁文定本濡潤澤也無如字 箋緇衣至畏之 正義曰經云羔裘知緇衣者玉藻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云緇衣羔裘是羔裘必緇衣也士冠禮云主人立冠朝服緇帶素鞶注

云衣不言包者衣與冠同也是緇衣爲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之朝服也以臣在朝廷服此羔裘故舉以言是皆均直且君言其有人君之度孔子稱雍也可使南面亦美其堪爲人君與此同也正其衣冠以下論語文 傳渝變 正義曰釋言文 箋舍猶至之等 正義曰舍息是安處之義故知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釋訓文 羔裘至司直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以豹皮爲袖飾者其人甚武勇且有力可禦亂也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刺今無此人 傳豹飾至孔甚 正義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爲祛

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釋言文羔裘至彥兮正義曰言古之君子服羔皮爲裘其色晏然而鮮盛兮其人有三種英俊之德粲然而眾多兮彼服羔裘之是子一邦之人以爲彥士兮刺今無此人

箋三德至眾意

正義曰英俊秀之名言有三種之

英故傳以爲三德洪範云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云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疆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洪範先言正直此引之而與彼倒者以經有

三言一
正直無剛柔故先言剛柔意明剛能柔能亦爲德故也
洪範之言謂人性不同各有一德此言三英粲兮亦謂
朝多賢臣具此三德非一人而備有三德也地官師氏
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彼乃德之大者教國子
使知之耳非朝廷之人所能有故知此三德是洪範之
三德周語稱三女爲粲是粲爲眾意 傳彥士之美稱

正義曰釋訓云美士爲彥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
言道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遵大至故也 正義曰

國人思望君子假說得見之狀言已循彼大路之上兮
若見此君子之人我則攬執君子之衣袂兮君子若忿
我留之我則謂之云無得於我之處怨惡我留兮我乃

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言莊公之意不速於先君之道不愛君子令子去之我以此固留子 傳遵循

至袂袂 正義曰遵循釋詁文地官遂人云澮上有道

川上有路對文則有廣狹之異散則道路通也以摻字

從手又與執共文故為攬也說文摻字參山音聲訓為

斂也操字梟此遙反聲訓為奉也二者義皆小異喪服云

袂屬幅袂尺二寸則袂是袂之本袂為袂之末唐羔裘

傳云袂袂末則袂袂不同此云袂袂者以袂袂俱是衣

袖本末別耳故舉類以曉人唐風取本末為義故言袂

末 傳寔速 正義曰釋詁文舍人曰寔意之速 傳

醜棄 正義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故傳以

爲棄言子無得棄遺我箋準上章故云醜亦惡意小異耳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至好色 正義曰作女曰雞鳴詩者刺不悅德也以莊公之時朝廷之上不悅有德之君子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士好德不好色之義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悅賓客有德而愛好美色者也經之所陳皆是古士之義好德不好色之事以時人好色不好德故首章先言古人不好美色下章乃言愛好有德但主爲不悅有德而作故序指言刺不悅德也定本云古義無士字理亦通 箋德謂至德者 正義曰經陳愛好賓客思贈問之故知德謂士大夫賓客有德者士大夫君子之總辭未必爵爲大夫士也下箋云士

大夫以君命出使者義亦然月出指刺好色經無好德之事此則經陳好德文異於彼故於此箋辨其德之所在也 女曰至與鴈 正義曰言古之賢士不留於色夫妻同寢相戒夙興其女曰雞鳴矣而妻起士曰已昧旦矣而夫起夫起卽子興也此子於是同興而視夜之早晚明星尙有爛然早於別色之時早朝於君君事又早終閒暇無事將翱翔以學習射事弋射鳧之與鴈以待賓客爲飲酒之羞古士好德不好色如此而今人不好有德唯悅美色故刺之 箋此夫至留色 正義曰士女相對與語故以夫妻釋之士者男子之大號下傳言間於政事習射待賓客則所陳古士是謂古之朝廷

大夫士也雞鳴女起之常節昧旦士自起之常節皆是
自言起節非相告語而云相警覺者見賢思齊君子恒
性彼既以時而起此亦不敢淹留卽是相警之義也各
以時起是不爲色而留也 箋明星至色時 正義曰

玉藻說朝之禮云羣臣別色始入以別色之時當入公
門故起又早於別色時 箋弋繳至燕具 正義曰夏

宮司弓矢矰矢蒺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矰
矰高也蒺矢象焉蒺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刺
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
絲爲繩也下云宜言飲酒故知以待賓客爲燕飲之具

弋言至靜好 正義曰此又申上弋射之事弋取鳧

鴈我欲爲加豆之實而用之與子賓客作肴羞之饌其食之宜乎我以燕樂賓客而飲酒與子賓客俱至於老言相親之極沒身不衰也於飲酒之時琴瑟之樂在於侍御有肴有酒又以琴瑟樂之則賓主和樂又莫不安好者古之賢士親愛有德之賓客如是刺今不然 傳

宜肴 正義曰釋言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 箋言我

至其肴 正義曰言我釋詁文與之飲酒相親故知子

謂賓客故以所射之鳧鴈爲加豆之實與君子共肴之若然曲禮云凡進食之禮左肴右馘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藿處末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倣公食大夫

禮云又案公食大夫禮皆無用鳧鴈之文此得用鳧鴈者公食大夫自是食禮此則飲酒彼以正禮而食此以相好私燕其饌不得同也曲禮所陳燕食之饌與禮食已自不同明知燕飲之肴又當異於食法故用鴈爲加豆也牲牢之外別有此肴故謂之加也箋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肴別也 傳君子至安好

正義曰解其在御之意由無故不徹故飲則有之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懸士無故不徹琴瑟注云故謂災患喪病傳意出於彼文此古士兼有大夫當云不徹懸而唯言琴瑟者證經之琴瑟有樂懸者亦有琴瑟故也 知子至報之 正義曰古者之賢士與異國賓客燕

飲相親設辭以媿謝之我若知子之今日必來之我當
豫儲雜佩去則以贈送之若知子之與我和順之當豫
儲雜佩去則以問遺之若知子之與我和好之當豫儲
雜佩去則以報答之正爲不知子之來媿無此物親愛
有德之甚言此以致厚意刺今不然 傳雜佩至之類

正義曰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
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注云居中央以前
後觸也則衝牙亦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玉
藻說佩有黝珩列女傳稱阿谷之女佩璜而澣下云佩
玉瓊琚珪中有麻云貽我佩玖則琚玖與瑀皆是石次
玉玖是佩則瑀亦佩也故云雜佩珩璜琚瑀瑀衝牙之類

玉藻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瑞。玟玉則佩玉之名未盡於此。故言之類以包之。天官玉府云。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下傳亦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謂納眾玉與珩上下之間。箋贈送至之歡。正義曰。上章與賓客飲酒。箋不言異國於此。言異國者。上章燕卽是此客。但辭不言來客。非異國至此。章言來送之。與別故。以異國稱之。燕禮者。諸侯燕聘。問之賓。與己之羣臣。其禮同。此朝廷之士與賓客。燕樂同國。異國其義亦同。此篇所陳。非言古土。獨說外來賓客。但上章不言外來賓客。有國內賓客。此

章必是異國耳又稱臣無境外之交所以得與異國賓
客燕者士大夫以君命出使他國主國之臣必以燕禮
樂之助主君之歡心故得與之燕也聘禮云公於賓一
食再饗大夫於賓一饗一食不言燕者以燕非大禮故
不言之饗食猶尙有之明當燕樂之矣 傳問遺 正
義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箠筍問人者哀二十六年左傳
云衛侯使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故云問遺也
問之者卽出己之意施遺前人報之者彼能好我報其
恩惠贈之者以物與之送之與別其實一也所從言之
異耳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至刺之 正義曰作有
女同車詩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婚於齊對齊爲文故

言鄭人既總敘經意又申說之此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喜得其功請以女妻之此齊女賢而忽不娶由其不與齊爲婚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棄國出奔故國人刺之忽宜娶齊女與之同車而忽不娶故經二章皆假言鄭忽實娶齊女與之同車之事以刺之桓六年傳曰北戎侵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是太子忽嘗有功於齊也傳又云公之未婚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

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婚也人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再請之此言齊女賢而忽不娶不娶謂復請妻者非文姜也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過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答則以爲此詩刺忽不娶文姜案此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

姜乎又桓十一年左傳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弗從夏鄭莊公卒秋昭公出奔衛傳亦以出奔之年追說不婚於齊與詩刺其意同也張逸以文姜爲問鄭隨時答之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若然前欲以文姜妻之後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於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詩人以忽不娶言其身有賢行大國長女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桑中刺奔相竊妻妾言孟姜孟庸孟弋責其大國長女爲此奸淫其行可恥惡耳何必三姓之女皆處長也此忽實不同車假言同車以刺之足明齊女未必實賢實長假言其賢長以美

之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陳同車之禮欲忽娶爲正妻也案隱八年左傳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則是已娶正妻矣齊侯所以得請妻之者春秋之世不必如禮或者陳媯已死忽將改娶二者無文以明之此請妻之時在莊公之世不爲莊公詩者不娶齊女出自忽意及其在位無援國人乃追刺之序言嘗有功於齊明是忽爲君後追刺前事非莊公之時故不爲莊公詩也傳稱忽不娶文姜君子謂之善自爲謀則是善忽矣此詩刺之者傳言善自爲謀言其謀不及國故再發傳以言忽之無援非善之也 箋忽鄭至立突 正義曰經書鄭世子忽是爲莊公子也桓十一年左傳曰祭仲有寵於莊

公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
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
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
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是祭仲逐之而立突也 有女至且都 正義曰鄭人
刺忽不娶齊女假言忽實娶之與之同車言有女與鄭
忽同車此女之美其顏色如舜木之華然其將翱將翔
之時所佩之玉是瓊琚之玉言其玉聲和諧行步中節
也又歎美之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好而又且閑習於
婦禮如此之美而忽不娶使無大國之助故刺之 傳
親迎至木槿 正義曰士昏禮云壻揖婦出門乃云壻

御婦車授綬是親迎之禮與婦同車也釋草云椴木槿
櫬木槿樊光曰別二名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與
草同氣故在草中陸機疏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
曰椴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五月始
華故月令仲夏木槿榮 傳都閑 正義曰都者美好
閑習之言故爲閑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亦
以都爲閑也 箋女始至代婿 正義曰昏義文也御
者代婿卽先道而行故引之以證同道之義 傳將將
鳴玉而後行 正義曰此解鏘鏘之意將動而玉已鳴
故於將翺將翔之時已言佩玉鏘鏘也上章言玉名此
章言玉聲互相足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至美人

正義曰毛以二章皆言用臣不得其宜鄭以上章言用
之失所下章言養之失所箋傳意雖小異皆是所美非
美人之事定本云所美非美然與俗本不同 山有至
狂且 毛以爲山上有扶蘇之木隰中有荷華之草木
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各得其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
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
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
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乃唯見狂醜之
昭公耳言臣無賢者君又狂醜故以刺之鄭以高山喻
上位下隰喻下位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隰中有荷華
之茂草小木之處高山茂草之生下隰喻忽置不正之

人於上位置美德之人於下位言忽用臣顛倒失其所也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美色不往見子都之美好閑習者乃往見狂醜之人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所美非美故刺之

傳扶蘇至其宜 正義曰毛以下章山有橋松是木則扶蘇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胥小木者毛當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荷扶渠其華菑菑釋草文又云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華實莖葉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扶胥山木宜生於高山荷華水草宜生於下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反以喻不宜言忽使小人在上君子在下亦爲不宜也 箋

興者至其所 正義曰箋以扶蘇是木之小者荷華是草之茂者今舉山有小木隰有茂草爲喻則以山喻上位隰喻下位小木喻小人茂草喻美德故易傳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置美德者於下位 傳子都至且辭

正義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故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者狂愚之人下傳以狡童爲昭公則此亦謂昭公也狡童皆以爲義嫌且亦爲義故云且辭 箋人之至意同 正義曰箋以子都謂美麗閑習者也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舉其見好醜爲言則是假外事爲喻非朝廷之上有好醜也故知此以人之好美色不往覩美乃往覩惡興忽之好善不任賢者反用小人其意與

好色者同 山有至狡童 毛以爲山上有喬高之松
木隰中有放縱之龍草木生於山草生於隰高下得其
宜以喻君子在上小人在下亦是其宜今忽置小人於
上位置君子於下位是山隰之不如也忽之所愛皆是
小人我適忽之朝上觀其君臣不見有美好之子充實
忠良者乃唯見此壯狡童昏之昭公言臣無忠良君又
昏愚故刺之鄭以爲山上有枯槁之松木隰中有放縱
之龍草松木雖生高山而柯條枯槁龍草雖生於下隰
而枝葉放縱喻忽之養臣君子在於上位則不加恩澤
小人在於下位則祿賜豐厚言忽養臣顛倒失其所也
忽之所以然者由不識善惡之故有人自言愛好忠良

不往見子之充實之善人乃往見狡好之童穉有貌無
實者以喻忽之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故刺之
傳松木至紅草 正義曰傳以橋松其文嫌爲一木
故云松木以明橋非木也釋草云紅龍古其大者藟舍
人曰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藟是龍紅一草而別名故云
龍紅草也陸機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
中高丈餘據上章之傳正取高下得宜爲喻不取橋游
爲義 箋游龍至其所 正義曰此草直名龍耳而言
游龍知謂枝葉放縱也箋以作者若取山木隰草爲喻
則當指言松龍而已不應言槁游也今松言槁而龍云
游明取槁游爲義山上之木言枯槁隰中之草言放縱

明槁松喻無恩於大臣游龍喻聽恣於小臣言養臣顛
倒失其所也孫毓難鄭云箋言用臣顛倒置不正於上
位上位大臣也置有美德於下位下位小臣也則其養
之又無恩於所寵而聽恣於所薄乎以箋爲自相違戾
斯不然矣忽之羣臣非一人而已用臣則不正者在上
有美德者在下養臣則薄於大臣厚於小臣此二者俱
爲不可故二章各舉以刺忽 傳子充至昭公 正義
曰充者實也言其性行充塞良善之人故爲良人下篇
刺昭公而言彼狡童兮是斥昭公故以狡童爲昭公也
箋人之至無實 正義曰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
充爲性行誠實則知狡童是有貌無實者也狡童謂狡

好之童非有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非美養臣失宜不以狡童爲昭公故易傳以爲人之好忠良不覩子充而覩狡童以喻昭公之好善不愛賢人而愛小人也孫毓云此狡狡好之狡謂有貌無實者也云刺昭公而謂狡童爲昭公於義雖通下篇言昭公有壯狡之志未可用也箋義爲長 擗兮二章章四句擗兮至和女 毛以爲落葉謂之擗有人謂此擗兮擗兮汝雖將墜於地必待風其吹汝然後乃落以興謂此臣兮臣兮汝雖職當行政必待君言倡發然後乃和汝鄭之諸臣何故不待君倡而後和又以君意責羣臣汝等叔兮伯兮羣臣長幼之等倡者當是我君和

者當是汝臣汝何不待我君倡而和乎 鄭下二句與
毛異具在箋 傳擗槁至後和 正義曰七月云十月
隕擗傳云擗落也然則落葉謂之擗此云擗槁者謂枯
槁乃落故箋云槁謂木葉是也木葉雖槁待風吹而後
落故以喻人臣待君倡而後和也 傳叔伯至臣和
正義曰士冠禮爲冠者作字云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
當則叔伯是長幼之異字故云叔伯言羣臣長幼也謂
總呼羣臣爲叔伯也言君倡臣和解經倡予和汝言倡
者當是我君和者當是汝臣 箋叔伯至之稱 正義
曰箋以叔伯長幼之稱予汝相對之語故以爲叔伯羣
臣相謂也桓二年左傳稱宋督有無君之心言有君不

以爲君雖有若無忽之諸臣亦然故云無其君而行自以強弱相服故弱者謂強者汝倡矣我則和之刺其專恣而不和君也箋又自明己意以叔伯兄弟相謂之稱則知此經爲羣臣相謂之辭故易傳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箋權臣至仲專 正義曰權者稱也所以銓量輕重大臣專國之政輕重由之是之謂權臣也擅命謂專擅國之教命有所號令自以己意行之不復諮白於君鄭忽之臣有如此者唯祭仲耳桓十一年左傳稱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是忽之前立祭仲專政也其年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使立突祭仲逐忽立突又專突之政故十五年傳稱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

墉雍糾殺之祭仲殺雍糾厲公奔蔡祭仲又迎昭公而復立是忽之復立祭仲又專此當是忽復立時事也

彼狡至餐兮 正義曰賢人欲與忽圖事而忽不能受

忽雖年長而有壯狡之志童心未改故謂之爲狡童言彼狡好之幼童兮不與我賢人言說國事兮維子昭公不與我言之故至令權臣擅命國將危亡使我憂之不能餐食兮憂懼不暇餐言已憂之甚也 傳昭公至之

志 正義曰解呼昭公爲狡童之意以昭公雖則年長而有幼壯狡好作童子之時之志故謂之狡童襄三十年左傳稱魯昭公年十九矣猶有童心亦此類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至正己 正義曰作褰裳詩者言思

見正也所以思見正者見者自彼加己之辭以國內有狂悖幼童之人恣極惡行身是庶子而與正適爭國禍亂不已無可奈何是故鄭國之人思得大國之正己欲大國以兵征鄭正其爭者之是非欲令去突而定忽也經二章皆上四句思大國正己下句言狂童恣行序以由狂童恣行故思大國正己經先述思大國之言乃陳所思之意故復言狂童之狂所以經序倒也 箋狂童至正之 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謂突也忽以桓十一年繼世而立其年九月經書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衛是突入而忽出也桓十五年經書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是忽入而突出也故云與忽更出更入於時諸侯信其
爭競而無大國之正者故思之也此箋言更出更入而
無大國正之則是忽復立之時思大國也忽之復立突
已出奔仍思大國正己者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九
月鄭伯突入於櫟櫟是鄭之大都突入據之與忽爭國
忽以微弱不能誅逐去突諸侯又無助忽者故國人思
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至也且 正義曰鄭人以突篡
國無若之何思得大國正之乃設言以語大國正卿曰
子大國之卿若愛而思我知我國有突篡國之事有心
欲征而正之我則褰衣裳涉溱水往告難於子矣若子
大國之卿不於我鄭國有所思念我豈無他國疏遠之

人可告之乎又言所以告急之意我國有狂悖幼童之人日日益爲此狂行也是爲狂不止故所思大國正之傳惠愛溱水名 正義曰惠愛釋詁文溱洧鄭國之水自鄭而適他國當涉之也 箋子者至告難 正義曰序言思大國之正己則意欲告者將告大國之正卿謂卿之長者執一國之政出師征伐事必由之故知子者斥大國之正卿也宛丘云子之湯兮山有樞云子有衣裳子皆斥君可知此子不斥大國之君者鄰國之君爵位尊重鄭人所告不宜徑告於君國之政教正卿所主且云子惠思我平等相告之辭故知子者必是大國正卿又下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則他人與此子者正

可有親疏之異而尊卑同也謂他國者爲人爲士非斥國君則知子者亦非國君矣他人他士是他國之卿明知子者亦大國之卿也若然論語及左傳說陳恒弑其君孔子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公曰告夫三子彼述孔子之意以爲君使之告臣非禮也此所以不告其君而告臣者彼孔子是國內之人勸君行義不可則止哀公不能自專其事反令孔子告臣故孔子以爲不可此則鄭國之人欲告他國不敢徑告其君故當告其大臣使之致達於君與彼不同溱洧大水未必褰裳可渡示以告難之疾意耳

箋言他至荆楚

正義曰言子不我思乃告

他人是先告近鄰後告遠國齊晉宋衛諸夏大國與鄭境接連楚則遠在荊州是南夷大國故箋舉以爲言見子與他人之異耳其實大國非獨齊晉他人非獨荆楚也定本云先嚮齊晉宋衛後之荆楚也義亦通若然案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入于鄭之櫟邑其年冬經書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十六年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稱謀納厲公也則是其諸侯皆助突矣而云告齊晉宋衛者此述鄭人告難之意耳非言諸侯皆助忽故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是爲諸國不思正己故有遠告他人之志若當時大國皆不助突自然征而正之鄭人無所可思由宋衛蔡魯助突爲篡故思

大國正己耳 傳狂行童昏所化 正義曰此狂童斥
突也狂童謂狂頑之童稚狂童之狂也且言其日益爲
狂故傳解其益狂之意言突以狂行童昏其所風化於
人人又從之徒眾漸多所以益爲狂行作亂不已故鄭
人思欲告急也狂行謂篡其國是疏狂之行童昏謂年
在幼童昏闇無知鄭突時年實長以其志似童幼故以
童名之 箋他士至上士 正義曰傳言士事也以其
堪任於事謂之爲士故箋申之云他士猶他人正謂遠
國之卿也所以謂爲士者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
呼卿爲士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
大夫四命以大夫旣四命則上士當三命也故注云王

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又云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侯伯之卿亦如之是大國之卿亦三命當天子之上士也曲禮曰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是由命與王之士同故稱士也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至不隨

正義曰

陽倡陰和男行女隨一事耳以夫婦之道是陰陽之義故相配言之經陳女悔之辭上二章悔已前不送男下二章欲其更來迎已皆是男行女不隨之事也 箋婚媾至之禮 正義曰男以昏時迎女女因男而來嫁謂女適夫家娶謂男往娶女論其男女之身謂之嫁娶指

其好合之際謂之婚姻嫁娶婚姻其事是一故云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也若指男女之身則男以昏時取婦因男而來婚姻之名本生於此若以婦黨壻黨相對爲稱則釋親所云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是婦黨稱婚壻黨稱姻也對文則有異散則可以通我行其野箋云新特謂外婚謂婦爲婚也隱元年左傳說葬之月數云士踰月外姻至非獨謂壻家也 子之至送兮 正義曰鄭國衰亂婚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言往日有男子之顏色丰然豐滿是善人兮來迎我出門而待我於巷中兮予當時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

恨我本不送是子兮所爲留者亦不得爲耦由此故悔也 傳丰豐至門外 正義曰丰者面色丰然故爲豐滿也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言門外者以迎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其實巷是門外之道與里塗一也 子之至將兮 毛以爲女悔前事言有男子之容貌昌然盛壯兮來就迎我待我於堂上兮我別爲他人不肯共去今日悔我本不共是子行去兮 鄭以堂爲棖將爲送爲異餘同 傳昌盛壯貌 正義曰此傳不解堂之義王肅云升于堂以俟孫毓云禮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出俟於塾前詩人比句故言堂耳毛無易字之理必知其不與鄭同案此篇所陳庶人之事人君之禮尊故於

門設塾庶人不必有塾不得待之於門堂也著云俟我於堂文與著庭爲類是待之堂室非門之堂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故以王爲毛說箋堂當至邊者正義曰箋以著篇言堂文在著庭之下可得爲廟之堂此篇上言於巷此言於堂巷之與堂相去懸遠非爲文次故轉堂爲棖棖是門柵上豎木近門之兩邊者也釋宮云柵謂之闕棖謂之楔孫炎曰柵門限也李巡曰棖謂柵上兩旁木上言待於門外此言待之於門事之次故易爲棖也衣錦至與行正義曰此女

失其妃耦悔前不行自說衣服之備望夫更來迎己言
己衣則用錦爲之其上復有禪衣矣裳亦用錦爲之其
上復有禪裳矣言己衣裳備足可以行嫁乃呼彼迎者
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悔前
不送故來則從之 傳衣錦至之服 正義曰知者以
此詩是婦人追悔願得從男陳行嫁之事云已有此服
故知是嫁者之服也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
者以其衣裳別名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
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褻下章倒其文故傳衣錦褻裳
互言之 箋褻禪至纁衿 正義曰玉藻云禪爲綱綱
與褻音義同是褻爲禪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

服尙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禪縠爲之禪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中庸引此詩乃云爲其文之大著也故箋依用之傳直言嫁者之服故又申之云庶人之妻嫁服若士妻則紵衣纁緝士昏禮云女次紵衣纁緝立於房中南面注云次首飾也紵衣絲衣女從者畢袵立則此亦立矣緝亦緣也緝之言任也以纁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之服不常施緝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耳是士妻嫁時服紵衣纁緝也 傳叔伯迎己者 正義曰欲其駕車而來故斥迎己者也迎己者一人而已叔伯並言之者此作者設爲女悔之辭非知此女之夫實字叔伯

託而言之耳箋言志又易者以不得如耦志又變易於前故叔伯來則從之也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至奔者 正義曰經二章皆女奔男之事也上篇以禮親迎女尚違而不至此復得有不得禮而相奔者私自奸通則越禮相就志留他色則依禮不行二者俱是淫風故各自爲刺也 東門至甚遠 毛以爲東門之壇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茹蘆在阪則爲礙阻其登陟則難言人之行者踐東門之壇易登茹蘆在阪則難越以興爲婚姻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非禮不可若得禮其室則近人得相從易可爲婚姻若不得禮則室雖相近其人甚遠不可爲婚矣是男女之交不可無禮

今鄭國之女有不待禮而奔男者故舉之以刺當時之淫亂也 鄭以爲女欲奔男之辭東門之外有壇壇之邊有阪菇蘆之草生於阪上女言東門之外有壇茹蘆在於阪上其爲禁難淺矣言其易越而出與己是未嫁之女父兄之禁難亦淺矣言其易可以奔男止自男不來迎己耳又言己所欲奔之男其室去此則近爲不來迎己雖近難見其人甚遠不可得從也欲使其男迎己已則從之是不待禮而相奔故刺之 傳東門至在阪

正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是國門之外見女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是國門之外有池也則知諸言東門皆爲城門故云東門城東門也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

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上言舍不爲壇下言今子草舍明知壇者除地去草矣故云壇除地町町者也徧檢諸本字皆作壇左傳亦作壇其禮記尙書言壇墠者皆封土者謂之壇除地者謂之墠墠墠字異而作此壇字讀音曰墠蓋古字得通用也今定本作墠茹蘆茅蒐釋草文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陸機疏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男女之際者謂婚姻之禮是男女交際之事禮記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亦謂婚禮交際之會也以壇阪者各自爲踰壇是平地又除治阪是

高阜又草生焉人欲踐之則有難易以喻婚姻之道有禮無禮之難易故云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壇遠而難則如茹蘆在阪也阪云遠而難則壇當云近而易不言而易可知而省文也壇阪可以喻難易耳無遠近之象而云近遠者以壇繫東門言之則近在門外阪不言所在則遠於東門矣且下句言則邇甚遠故傳顧下經以遠近解之下傳云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還與此傳文相成爲始終之說 箋城東至之辭 正義曰箋以下章栗與有踐家室連文以此章壇與茹蘆在阪連文則是同在一處不宜分之爲二故易傳以爲壇邊有阪栗在室內得作一興共爲女辭阪是難登之物茅

菟延蔓之草生於阪上行者之所以小難但爲難淺矣
易越而出以自喻己家禁難亦淺矣易以奔男是女奔
男令迎己之辭也若然阪有茹蘆可爲小難壇乃除地
非爲阻難而亦言之者物以高下相形欲見阪之難登
故先言壇之易踐以形見阪爲難耳不取易爲義也

傳邇近至則遠 正義曰邇近釋詁文室與人相對則
室謂宅人居室內而云室近人遠此刺女不待禮故知
以禮爲遠近 東門至我卽 毛以爲東門之外有栗
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淺室
家之內雖在淺室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婚
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婚姻之際不可無禮故貞女

謂男子云我豈不於汝思爲室家乎但子不以禮就我
我無由從子貞女之行非禮不動今鄭國之女何以不
待禮而奔乎故刺之鄭以爲女呼男迎己之辭言東門
之外栗樹有淺陋家室之內生之栗在淺家易可竊取
喻已在父母之家亦易竊取正以栗爲興者栗有美味
人所嗜食而甘之言已有美色亦男所親愛而悅之故
女以自喻女又謂男曰我豈可不於汝思望之乎誠思
汝矣但子不於我來就迎之故我無由得往耳女當待
禮從男今欲男就迎卽去故刺之 傳栗行至踐淺
正義曰傳以栗在東門之外不處園圃之間則是表道
樹也故云栗行上栗行謂道也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

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淺釋言文此經傳無
明解準上章亦宜以難易爲喻故同上爲說也 風雨

三章章四句 風雨至不夷 正義曰言風而且雨寒

涼淒淒然雞以守時而鳴音聲喈喈然此雞雖逢風雨
不變其鳴喻君子雖居亂世不改其節今日時世無復
有此人若旣得見此不改其度之君子云何而得不悅
言其必大悅也 傳風且至喈喈然 正義曰四月云

秋日淒淒寒涼之意言雨氣寒也二章瀟瀟謂雨下急
疾瀟瀟然與淒淒意異故下傳云瀟瀟暴疾喈喈膠膠
則俱是鳴辭故云猶喈喈也 傳胡何夷說 正義曰

胡之爲何書傳通訓夷悅釋言文定本無胡何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至不脩焉 正義曰鄭國衰亂不脩
學校學者分散或去或留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
以刺學校之廢也經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定
本云刺學廢也無校字 箋鄭國至道藝 正義曰襄
三十一年左傳云鄭人游於鄉校然明謂子產毀鄉校
是鄭國謂學爲校校是學之別名故序連言之又稱其
名校之意言於其中可以校正道藝故稱校也此序非
鄭人言之箋見左傳有鄭人稱校之言故引以爲證耳
非謂鄭國獨稱校也漢書公孫弘奏云三代之道鄉里
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古亦名學爲校也禮人
君立大學小學言學校廢者謂鄭國之人廢於學問耳

非謂廢毀學官也。青青至嗣音。毛以爲鄭國學校不脩學人散去其留者思之言青青之色者是被學子之衣衿也。此青衿之子棄學而去悠悠乎我心思而不見又從而責之縱使我不往彼見子子寧得不來學習音樂乎責其廢業去學也。鄭唯下句爲異言汝何曾不嗣續音聲傳問於我責其遺忘己也。傳青衿青領

正義曰釋器云衣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衿領一物色雖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復言也下言青青子佩正謂青組綬耳都人士狐裘黃黃謂裘色黃耳非有二事而重文也箋云父母在衣

純以青是由所思之人父母在故言青衿若無父母則
素衿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是無父
母者用素 傳嗣習至舞之 正義曰所以責其不習
者古者教學子以詩樂誦之謂背文闇誦之歌之謂引
聲長詠之弦之謂以琴瑟播之舞之謂以手足舞之學
樂學詩皆是音聲之事故責其不來習音王制云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文王世
子云春誦夏弦太師詔之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
播詩是學詩學樂皆弦誦歌舞之 箋嗣續至忘己
正義曰箋以下章云子寧不來責其不來見己不言來
者有所學則此云不嗣音不宜爲習樂故易傳言留者

責去者子曾不傳續音聲存問我以恩責其忘己言與

彼有恩故責其斷絕 傳佩佩玉至組綬 正義曰玉

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於玉比德焉故知子佩爲

佩玉也禮不佩青玉而云青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

之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故云青青謂組綬也案玉藻士

佩璫玟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

其本與鄭異也學子非士而傳以士言之以學子得依

士禮故也 傳不來者言不一來 正義曰準上傳則

毛意以爲責其不一來習業鄭雖無箋當謂不來見己

耳 挑兮至月兮 毛以爲學人廢業候望爲樂故留

者責之云汝何故棄學而去挑兮達兮乍往乍來在於

城之闕兮禮樂之道不學則廢一日不見此禮樂則如
三月不見兮何爲廢學而遊觀 鄭以下二句爲異言
一日不與汝相見如三月不見兮言己思之甚也 傳

挑達至見闕 正義曰城闕雖非居止之處明其乍往
乍來故知挑達爲往來貌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
門雙闕舊章懸焉使民觀之因謂之觀如爾雅之文則
闕是人君宮門非城之所有且宮門觀闕不宜乘之候
望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乘城
見於闕者乘猶登也故箋申之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
爲樂 箋君子至之甚 正義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
輔仁論語文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學記文由其

須友以如此故思之甚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至是詩

正義曰經二章皆閔忽無臣之辭忠臣良士一也言其事君則爲忠臣指其德行則爲良士所從言之異耳終以死亡謂忽爲其臣高渠彌所弑也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由無忠臣竟以此死故閔之有女同車序云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意亦與此同 揚之水至廷女 毛以爲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一束之楚乎言能流漂之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之臣乎言能誅除之今忽旣不能誅除逆亂又復兄弟爭國親戚相疑終竟寡於兄弟之恩唯我與汝二人而已忽旣無賢臣多被欺誑故又誠之汝無信他人之言彼他人

之言實欺誑於汝臣皆誑之將至亡滅故閔之鄭唯土
二句別義具箋 箋激揚至臣下 正義曰箋言激揚
之水是水之迅疾言不流束楚實不能流故以喻忽政
教亂促不行臣下由政令不行於臣下故無忠臣良士
與之同心與下勢相連接同爲閔無臣之事毛興雖不
明以王及唐揚之水皆興故爲此解 出其東門二章
章六句至室家焉 正義曰作出其東門詩者閔亂也
以忽立之後公子五度爭國兵革不得休息下民窮困
男女相棄民人迫於兵革室家相離思得保其室家也
兵謂弓矢干戈之屬革謂甲冑之屬以皮革爲之保者
安守之義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若散則通民人分

散乖離故思得保有室家正謂保有其妻以妻爲室家
經二章皆陳男思保妻之辭是思保室家也其公子五
爭兵革不息敘其相棄之由於經無所當也俗本云五
公子爭誤也 箋公子至各一 正義曰桓十一年左
傳云祭仲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
於鄭莊公生厲公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
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
己亥厲公立是一爭也十五年傳曰祭仲專鄭伯患之
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
公出奔蔡六月乙亥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
七年傳曰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

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弑昭公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
十八年傳曰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
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服
虔云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四爭也莊十四年傳曰鄭
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
君與之盟而捨之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是五爭
也忽亦再爲鄭君前以太子嗣立不爲爭篡故唯數後
爲五爭也 出其至我員 毛以爲鄭國民人不能保
其室家男女相棄故詩人閔之言我出其鄭城東門之
外有女被棄者眾多如雲然女旣被棄莫不困苦詩人
閔之無可奈何言雖則眾多如雲非我思慮所能存救

以其眾多不可救拯唯願使昔日夫妻更自相得故言
彼服縞衣之男子服綦巾之女人是舊時夫妻願其還
自配合則可以樂我心云耳詩人閱其相棄故願其相
得則樂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 鄭以爲國人迫於兵
革男女相棄心不忍絕眷戀不已詩人述其意而陳其
辭也言鄭國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出其東門之外見
有女被棄者如雲雲之從風東西無定此女被棄心亦
無定如雲然此女雖則如雲非我思慮之所存在以其
非己之妻故心不存焉彼被棄眾女之中有著縞素之
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則
以喜樂我云民人思保室家情又若此迫於兵革不能

相畜故所以閔之 傳思不存乎相救急 正義曰言
其見棄既多困急者眾非己一人所以救恤故其思不
得存乎相救急 傳縞衣至相樂 正義曰廣雅云縞
細縞也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然則縞是薄
縞不染故色白也顧命云四人綦弁注云青黑曰綦說
文云綦蒼艾色也然則綦者青色之小別顧命爲弁色
故以爲青黑此爲衣巾故爲蒼艾色蒼卽青也艾謂青
而微白爲艾草之色也知縞衣男服綦巾女服者以作
者旣言非我思存故願其自相配合故知一衣一巾有
男有女先男後女文之次也傳以聊爲願故云願室家
得相樂室家卽縞衣綦巾之男女也 箋縞衣至綦文

正義曰箋以序稱民人思保其室家言夫思保妻也
經稱有女如雲是男言有女也經序皆據男爲文則縞
衣綦巾是男之所言不得分爲男女二服衣巾旣其爲
女服則此章所言皆是夫自言妻非他人言之故首尾
皆易傳則詩人爲詩雖舉一國之事但其辭有爲而發
故言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已謂詩人自己旣
相棄又願且留是心不忍絕也訓聊爲且故言且留可
以樂我云也箋亦以綦爲青色但綦是文章之色非染
繒之色故云綦綦文謂巾上爲此蒼文非全用蒼色爲
巾也 出其至與娛 毛以爲詩人言我出其鄭國曲
城門臺之外見有女被棄者眾多皆著喪服色白如荼

然雖則眾多如荼非我思所存救以其眾多不可救恤
唯願昔日夫妻更自相得彼服縞衣之男子服茹蘆之
女人是其舊夫妻也願其還得配合可令相與娛樂閔
其相棄故願其相樂 鄭以爲國人有棄其妻者自言
出其曲城都邑市里之外見有女被棄者如荼飛揚無
所常定此女被棄心亦無定如荼然此女雖則如荼非
是我之所思以非已妻故不思之其中有著縞素之衣
茹蘆染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時留住可與
之娛樂也情深如此而不能相畜故閔之 傳闈曲至
喪服 正義曰上言出其東門此文亦言出其闈闈字
皆從門則知亦是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闈謂之臺是

闔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闔
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闔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
是也故云闔曲城闔城臺說文云闔闔城曲重門謂闔
爲曲城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擗風誰謂荼苦卽
苦菜也周頌以薺荼蓼卽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
旣夕注與此箋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
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荼英茶者六月云白旆
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
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爲
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
茅秀亦以白色爲如茶與此傳意同女見棄所以喪服

者王肅云見棄又遭兵革之禍故皆喪服也 箋闕讀
至無常 正義曰以爾雅謂臺爲閣不在城門之上此
言出其不得爲出臺之中故轉爲彼都人士之都都者
人所聚會之處故知謂國外曲城中之市里也以詩說
女服言綦巾茹蘆則非盡喪服不得爲其色如茶故易
傳以茶飛行無常與上章相類爲義也 野有蔓草二
章章六句至會焉 正義曰作野有蔓草詩者言思得
逢遇男女合會之時由君之恩德潤澤不流及於下又
征伐不休國內之民皆窮困於兵革之事男女失其時
節不得早相如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是下民
窮困之至故述其事以刺時也男女失時謂失年盛之

時非謂婚之時月也毛以爲君之潤澤不下流下章首
二句是也思不期而會下四句是也鄭以經皆是思不
期而會之辭言君之潤澤不流下敘男女失時之意於
經無所當也 野有至願兮 毛以爲郊外野中有蔓
延之草草之所以能延蔓者由天有隕落之露溥溥然
霑潤之兮以興民所以得蕃息者由君有恩澤之化養
育之兮今君之恩澤不流於下男女失時不得婚娶故
於時之民乃思得有美好之一人其清揚眉目之間婉
然而美兮不設期約邂逅得與相遇適我心之所願兮
由不得早婚故思相逢遇是君政使然故陳以刺君
鄭以蔓草零露記時爲異餘同 傳野四至盛多 正

義曰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是野在四郊之外此唯解文不言興意王肅云草之所以能延蔓被盛露也民之所以能蕃息蒙君澤也 箋零落至夫家

正義曰靈作零字故爲落也仲春仲秋俱是晝夜等溫涼中九月霜始降仲秋仍有露則知正月猶有霜二月始有露故云蔓草生而有露謂仲春時也所引周禮地官媒氏有其事取其意不全取文與彼小異鄭以仲春爲婚月故引以證此爲記時言民思此時而會者爲此時是婚月故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溱與洧至句

藥 正義曰鄭國淫風大行述其爲淫之事言溱水與洧水春冰旣泮方欲渙渙然流盛兮於此之時有士與

女方適野田執芳香之蘭草兮既感春氣託采香草期
於田野共爲淫泆士既與女相見女謂士曰觀於寬間
之處乎意願與男俱行士曰已觀乎止其欲觀之事未
從女言女情急又勸男云且復更往觀乎我聞涓水之
外信寬大而且樂可相與觀之士於是從之維士與女
因卽其相與戲謹行夫婦之事及其別也士愛此女贈
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男女當以禮相
配今淫泆如是故陳之以刺亂

傳簡蘭

正義曰陸

機疏云簡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
秋蘭孔子曰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
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

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傳訐大

正義曰釋詁文 箋洵信至則往 正義曰洵信釋詁

文以士曰既且是男答女也且往觀乎與上女曰觀乎
文勢相副故以女勸男辭言其寬且樂於是男則往也
下句是男往之事 傳勺藥香草 正義曰陸機疏云
今藥草勺藥無香氣非是也未審今何草 箋伊因
正義曰因觀寬閒遂爲戲謔故以伊爲因也

毛詩正義卷第八

毛詩正義卷第九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齊譜變風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 正義曰昭二十年左傳云齊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何如晏子對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以爽鳩始居齊地故云爽鳩氏之墟舉其始居者略

季荊薄姑之時不言之也又昭十七年左傳邾子曰我
高祖少暉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
名祝鳩氏司徒也爽鳩氏司寇也杜預云爽鳩鷹也鷲
故爲司寇主盜賊以此知爽鳩氏當少暉之世少暉以
鳥名官其言爽鳩猶周之司寇故爽鳩是其官耳其人
之名氏則未聞也 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
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 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
望呂尙者東海上人也其先祖世爲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於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尙其後
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尙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
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

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而立爲太師文王崩武王伐紂師尙父堪君多難於是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尙父於齊都營丘是武王封太公都營丘之事也太公封地方百里者鄭約而知之以王制云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有五等之爵則非殷制其言千七百七十三國又非夏制是武王時也故注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是武王之時大國百里太公以元勳明知太公封齊爲大國百里可知也水所營繞故曰營丘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孫炎曰入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是也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也

故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應劭曰齊獻公自營王徙此臣瓚案臨淄卽營王也今齊之城內有王卽營王也如瓚之言臨淄營王卽是一地應劭言獻公自營王徙臨淄是劭之謬也當云自薄姑徙臨淄耳齊世家云哀公之弟胡公始徙都薄姑而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據此則齊唯胡公一世居薄姑耳以後復都臨淄也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爲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者史記之文事多疏略夷王之時哀公弟山殺胡公而自立立後九年而卒自

武公九年厲王之奔止。自胡公之所殺爲十八年而本紀云厲王三十七年出奔計十九年不及夷王之末則遷說自違也如此則所言獻公之遷臨淄未可信也毛公在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準據故不與馬遷同也。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正義曰皋陶謨云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納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禁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此五服者堯之舊制也五服距面至二千五百里四面相

距而其方五千里禹旣敷土廣而弼之故爲殘數居其間今以弼成而至於五千里四面相距乃萬里焉大司馬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注云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五千里爲疆有分限者九則四面相距其方萬里此周公致太平制禮所定故云敷土言其復夏禹之舊制弼成五服實是堯時以夏禹所定故云禹制也王者相因禮有損益雖

名前後變易而疆域則同故禹貢注云甸服此周爲王畿其弼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於周爲采服其弼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於周爲鎮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王者禮法相變周復禹制故鄭解禹事而已周禮擬之成王周公封東至海南至穆陵齊雖侯爵以大功同上公封也且齊武王時地方百里未得薄姑至周公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是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若然臨淄薄姑非一邑也齊之所封在於臨淄而晏子云薄姑因之者以齊之封疆并得薄

姑之地舉其國境所及明共處齊地薄姑者是諸侯之
號其人居齊地因號其所居之地爲薄姑氏後與四國
作亂謂管蔡商奄則奄外更有薄姑非奄君之名而尙
書傳云奄君薄姑故注云或疑爲薄姑齊地非奄君名
也 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
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 正義曰案大司徒職制諸侯之封
疆公五百里齊雖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師當與上公地
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其東至於海以下僖四年左傳管
仲之言也 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正義
曰禹貢云海岱惟青州注云州界自海西至岱又曰濰

淄其道注云淄淄兩水名地理志云淄水出今琅耶其
屋山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然則青州在海岱之間
淄淄卽青州之水也又地理志云臨淄海岱之間一都
會也桓十六年公羊傳曰衛朔越在岱陰齊居山之陰
也都臨淄禹貢淄淄其文明其相近故云淄淄之野

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 正義曰昭十二年左右傳楚靈

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變父禽父並事康
王又顧命云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成王之崩職掌虎賁又
事康王明爲王官也但未知何官耳以太公爲王官之
伯丁公又在王朝故云嗣位謂嗣王官之位耳不必嗣

爲太師也。孔安國顧命注云：伋爲天子虎賁氏，謂當時爲之耳，亦未終於此官也。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正義曰：齊世家云：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爲五世。至哀公也。莊四年，公羊傳：齊哀公烹於周，紀侯譖之。世家亦云：紀侯譖之，周烹哀公。二文皆言周烹之耳，不言懿王者，以世家旣言烹哀公，以爲周夷王烹之，鄭知是懿王者，以世家旣言烹哀公，乃云而立其弟靜，是爲胡公。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殺胡公而自立，是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

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之文不言孝王者有大罪去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受譖烹矣且本紀稱懿王之時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詩作而言懿王時乎是以知烹之者懿王也然則胡公以懿王時立厯孝王至夷王之時而被殺以王世不長而齊君壽考故得一君當三王也諡法曰保民耆艾曰胡則知胡公爲君厯年久矣以此益明非是夷王烹哀公也世家又云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此其君世之次也詩雞鳴序云刺哀公荒淫怠慢還序云刺哀公好田

獵則皆哀公詩也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亦爲哀公詩矣南山甫田盧令載驅四篇皆云刺襄公則襄公詩也敝笱刺文姜猗嗟刺魯莊公皆由襄公淫妹而作亦襄公詩也故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自哀公至於襄公其間有八世皆無詩孫毓以爲哀公荒淫留色怠慢朝政晏起內朝羣臣所患故作雞鳴之歌蟲飛月光之辭安能侵夜失節之漏而當早興乎如此何怠慢之有也何憎之戒也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此詩指刺何公耳斯不然矣子夏親承聖旨齊之君世號謚未亡若其別責餘君作敘無容不悉何得闕其所刺不斥言乎夫人留色雞鳴

作歌刺哀公怠慢非性然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夫人不能警戒切以月光之歌挈壺氏廢其所掌責以顛倒之詠各隨所失作詩刺之故曰不能晨夜不夙則暮昭誓若此復何所疑且衡門誘僖公愿而無立志則慤愿之人未必耽淫於色而東門之池刺其君之淫昏斯非一人而行反者乎況此前後不同所失各異何獨怪之耳案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尙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故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 雞鳴三章章四句至道焉 正義曰作雞鳴詩者言思賢妃也所以思之者

以哀公荒淫女色怠慢朝政此由內無賢妃以相警戒故也君子見其如此故作此詩陳古之賢妃貞女夙夜警戒於夫以相成益之道焉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卒章皆陳夫人之辭以哀公荒淫故夫人與戒君子使不留色怠慢故陳人君早朝戒君子使不惰於政事皆陳與夫相警戒成之事也云荒淫者謂廢其政事淫於女色由淫而荒故言荒淫也賢妃卽貞女也論其配夫則爲賢妃指其行事則爲貞女所從言之異耳相成者以夫妻爲耦義在交益妻能成夫則妻亦成矣故以相成言之車牽思得賢女乃思得其人以配王此思賢妃直思其相成之道

不言思得其人作者之意異也 雞既至之聲 正義
曰以哀公荒淫怠慢無賢妃之助故陳賢妃貞女警戒
其夫之辭言古之夫人與君寢宿至於將旦之時乃言
曰雞既爲鳴聲矣朝上既以盈滿矣言雞鳴道己可起
之節言朝盈道君可起之節己以雞鳴而起欲令君以
朝盈而起也作者又言夫人言雞既鳴矣之時非是雞
實則鳴乃是蒼蠅之聲耳夫人以蠅聲爲雞鳴聞其聲
而卽起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而哀公好色淹留夫人
不戒令起故刺之 傳雞鳴至君作 正義曰解夫人
言此二句之意以雞鳴而夫人可起朝盈而君可起二
者是夫人與君可以起之常禮故言之以戒君也若然

雞鳴而夫人已起於朝盈之時夫人不在君所而得言
朝盈以戒君者以雞鳴之後未幾而朝盈朝盈與雞鳴
時節相將以雞既鳴知朝將滿故夫人於雞鳴之時并
云朝盈耳非是知朝盈之後復來告君也朝盈謂羣臣
辨色始入滿於朝上 箋夫人至禮敬 正義曰常禮
以雞實鳴而起今夫人之在君所心常驚懼恆恐傷晚
故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是夫人之敬也書傳
說夫人御於君所之禮云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
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
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
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上句雞鳴

朝盈并言之此經不重述朝盈者欲見夫人之敬止須
述謬聽雞鳴耳不須重述朝盈也何則夫人以雞鳴而
知朝盈朝盈非謬聽不假言之 東方至之光 正義

曰上言夫人早起此又言其早朝夫人言東方既已明
矣朝上既已盛矣言東方已明道已可朝之節言朝既
昌矣道君可朝之節已以東方明而朝欲令君以朝昌
盛而朝也作者又言夫人言東方明矣之時非是東方
則實已明乃是月出之光耳夫人以月出之光爲東方
明見其明而卽朝是早於常禮恭敬過度今哀公怠慢
晚朝而夫人不戒故刺之 傳東方至聽朝 正義曰
此經二句亦陳夫人之辭東方明故夫人朝君朝既昌

君可聽朝上章夫人因已以雞鳴而起卽言朝盈以戒君此夫人因起以東方明時朝君卽言朝旣昌以戒君故亦并言此二句也士婚禮注纏緡髮纏廣充幅長六尺笄今時簪傳言夫人纏笄而朝首服纏笄以朝君案禮特性饋食及士婚禮皆云纏笄緡衣注云緡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緡本名曰緡則首服纏笄必以緡衣配之此以纏笄朝君則當身服緡衣也天官內司服鄭注差次服之所用鞠衣黃桑之所服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御於王之服又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注云副所以覆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爲之服之以告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服之以見王王后

之燕居亦纒笄總而已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
后同如鄭此言則夫人以禮見君當服展衣御於君當
服祿衣皆首服次燕居乃服纒笄耳比傳言纒笄而朝
者展衣以見君祿衣以御君鄭以周禮六服差次所用
爲此說耳非有經典明文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
其女云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
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
夫人纒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未必與鄭同
也或以爲夫人纒笄而朝謂聽治內政案列女傳稱纒
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謂朝於夫非自聽朝也此傳亦
云纒笄而朝文與彼同安得聽內政乎宮內之政蓋應

寡耳君於外政尙日出而朝夫人何當先君之朝而聽
內政且東方始明君時初起眾妾皆當朝君夫人有何
可治而以東方旣明便卽聽之傳又言朝已昌盛則君
聽朝於君言聽朝夫人言而朝足知纏筭而朝君矣上
章言朝旣盈矣謂朝已有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旣昌矣
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君可以聽朝朝昌謂日出時
也故箋云君日出而視朝玉藻文 蟲飛至子憎 正
義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夫人告君
云東方欲明蟲飛薨薨之時我甘樂與子卧而同夢心
非願欲早起也所以必欲令君早起朝者以卿大夫會
聚於君之朝且欲得早罷歸矣無使眾臣以我之故於

子之身加憎惡也子謂君也君若與我同卧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眾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無使見惡於夫人刺今不能然今定本作與子憎據鄭云我我是子之訓則作與者非也 傳古之至其敬 正義曰以恭敬之事施於疏遠其於至親可以無敬夫人樂與同夢相親之甚猶尙早起早朝雖親不敢忘敬故云古之夫人配其君子情雖至親亦不忘敬刺今夫人得與君子相配則忘敬晚興也以親而猶敬故言亦亦疏遠也 箋蟲飛至無已 正義曰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以將曉而飛是東方旦欲明之時卽上雞

鳴時也 傳會會至夫人 正義曰言會言歸則是會

於朝歸於家故知謂卿大夫於朝旦之時會於君朝聽

政於夕晚之時歸治其家事成十二年左傳曰世之治

也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是於夕而不治公事故歸治家

事也云無見惡於夫音扶人夫人謂卿大夫卿大夫欲早

罷歸不得早罷則憎惡君是見惡於卿大夫也 箋庶

眾 正義曰釋詁文 還三章章四句至好焉 正義

曰作還詩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哀公好田獵從逐

禽獸而無厭是在上既好下亦化之遂成其國之風俗

其有慣習於田獵之事者則謂之為賢閑於馳逐之事

者則謂之為好君上以善田獵為賢好則下民皆慕之

政事荒廢化之使然故作此詩以刺之經三章皆士大夫相答之辭是遂成風俗謂之賢好之事 子之至儂

兮 正義曰國人以君好田獵相化成俗士大夫在田相逢歸說其事此陳其辭也我本在田語子曰子之便捷還然兮當爾之時遭值我於狶山之間兮於是子卽與我並行驅馬從逐兩肩獸兮子又揖耦我謂我甚儂利兮聚說田事以爲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傳還

便至山名 正義曰此還與下茂好昌盛皆是相譽之辭以其善於田獵故知還是輕便捷速之貌也獵之所在非山則澤下言之陽此言之間則是山之南山之側故知狶山名 箋子也至相遭 正義曰以報答相譽

則尊卑平等非國君也然馳車逐獸又非庶人故知子也我也皆士大夫出田相遭也 傳從逐至儼利 正

義曰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云言私其縱獻豸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曰肩儼利言其便利馳逐 傳狼獸名臧善 正義曰釋獸云狼牡獾牝狼

其子獾絕有力迅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獾絕有力者名迅孫炎曰迅疾也陸機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臠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臧善釋詁文 著三章章三句至親迎 正義曰作著詩者刺時也所以

刺之者以時不親迎故陳親迎之禮以刺之也毛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 俟我至乎而 毛以爲士親迎夫旣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爲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 鄭以爲總言人臣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爲之其末

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爲紃以懸瓊華之石爲瑱也 傳俟待至象瑱 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宀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宀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宀立處也著與宀音義同楚語稱白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爲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是象可以爲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是象瑱毛以此章陳士蓋士以象爲瑱也 箋我嫁至而云 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

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婿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導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于房中南面婿於堂上待之拜受卽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住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爲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

之繩用素非爲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紃紘紃是懸瑱
之繩故云或名爲紃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立紃織線
爲之卽今之條繩必用雜綵線爲之故言織之人君五
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
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無文正以人君位
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之宜降殺以兩且此詩刺不
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爲臣則
三色又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目所先見
故先言之壻受女於堂從堂而後至庭至著目所先見
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爲章者取其韻句故耳或庭
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爲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立紃天子

之統一立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統今之條豈有一色之條色不雜不成爲條王后織立統者舉天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 傳瓊華至之服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土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爲佩也玉藻云士佩璫珉玉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土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璫案璫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爲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爲士服二章爲卿大夫之服卒章爲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

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爲一人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 箋尙猶至似瓊 正義曰尙謂尊尙此物所爲飾也上言充耳以素謂統用素也此言飾之以瓊華是就統而加飾故言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爲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爲瑱也箋旣言人君以玉卽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爲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

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其言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故爲總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案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卽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統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爲統也故曰玉之瑱兮夫設纓以爲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爲統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爲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固當謂瑱爲充耳非謂統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卽以素爲充耳也旣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爲飾非言以瓊

華飾統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爲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統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卽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可也下傳以青爲青玉黃爲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旣言充耳以素卽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爲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爲統瓊華爲瑱也 傳青

青玉 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爲瑱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 箋瓊英猶瓊華 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

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 東方之日

二章章五句至禮化 正義曰作東方之日詩者刺衰

也哀公君臣失道至使男女淫奔謂男女不待以禮配合君臣皆失其道不能以禮化之是其時政之衰故刺之也毛以爲陳君臣盛明化民以禮之事以刺當時之衰鄭則指陳當時君臣不能化民以禮雖屬意異皆以章首一句東方之日爲君失道東方之月爲臣失道下四句爲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之之事 東方至卽兮毛以爲東方之日兮猶言明盛之君兮日出東方無

不鑒照喻君德明盛無不察理此明德之君能以禮化
民民皆依禮嫁娶故其時之女言彼姝然美好之子來
在我之室兮此子在我室兮由其以禮而來故我往就
之兮言古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言婚姻之正禮以
刺今之淫奔也 鄭以爲當時男女淫奔假爲女拒男
之辭以刺時之衰亂有女以男逼己乃訴之言東方之
日兮以喻告不明之君兮由君不明致此強暴今有彼
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之室兮欲與我爲室家我無奈
之何又言己不從之意此子在我室兮若以禮而來我
則從就之兮今不以禮來故不得從之不能以禮化民
至使男淫女訴故刺之 傳日出至之貌 正義曰日

出東方漸以明盛照臨下土故以喻人君明盛無不照
察謂明照下民察理其事使之不敢淫奔彼姝者子言
其就女親迎之事故以姝爲初婚之貌與箋云美好亦
同王肅云言人君之明盛刺今之昏闇 箋東方至不
明 正義曰箋以序言君臣失道不言陳善刺惡則是
當時實事也不宜爲明盛之君故易傳以爲東方之日
者比君於日以情訴之也日之明盛在於正南又解不
以南方之日爲興者以日在東方其明未融故舉東方
之日以喻君之不明也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明而
未融其當旦乎服虔云融高也案旣醉昭明有融傳云
融其長也謂日高其光照長遠日之旦明未高故以喻

君不明也若然男女淫奔男倡女和何以得有拒男之
女而訴於君者詩人假言女之拒男以見男之強暴明
其無所告訴終亦共爲非禮以此見國人之淫奔耳未
必有女終能守禮訴男者也 傳履禮 正義曰釋言

文上喻人君明盛此必不與鄭同王肅云言古婚姻之
正禮刺今之淫奔 傳月盛至門內 正義曰以序言

君臣失道則君臣並責故知以月盛於東方喻臣明察
也云闔門內者以上章在我室兮謂來入其家又闔字
從門故知門內也 傳發行 正義曰以行必發足而
去故以發爲行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至職焉

正義曰作東方未明詩者刺無節也所以刺之者哀公

之時朝廷起居或早或晚而無常節度號令招呼不以其時人君置挈壺氏之官使主掌漏刻以昏明告君今朝廷無節由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事焉故刺君之無節且言置挈壺之官不得其人也朝廷是君臣之總辭此則必斥言其君也興起也居安坐也言君之坐起無時節也由起居無節故號令不時卽經上二章是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卒章是也 箋號令至刻者 正義曰以經言自公召之故云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於天子爲司馬之屬其官士也故夏官序云挈壺氏下士六人注云挈讀如絜髮之絜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爲漏然則挈壺者懸繫之名刻謂置箭壺內刻以爲節而

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以
序言不能掌其職焉故舉其所掌之事也 東方至召
之 正義曰言朝廷起居無節度於東方未明之時羣
臣皆顛倒衣裳而著之方始倒之顛之著衣未往已有
使者從君而來召之起之早晚禮有常法而令漏刻失
節促遽若此故刺之 傳上曰衣下曰裳 正義曰此
其相對定稱散則通名曰衣曲禮曰兩手摳衣去齊尺
注云齊謂裳下緝也是裳亦稱衣也傳言此解其顛倒
之意以裳爲衣令上者在下是爲顛倒也 箋挈壺至
始入 正義曰解時實未明而顛倒衣裳之意以挈壺
氏失漏刻之節每於東方未明而爲已明告君使之早

起羣臣當以失晚復恐後期故於東方未明之時急促
惶遽不暇整理衣服故顛倒著衣裳而朝君此則失於
侵早故言朝之正法羣臣別色始入東方未明未當起
也別色始入玉藻文 箋羣臣至早興 正義曰羣臣
顛倒衣裳方欲朝君人已從君所來召之是君已先起
矣故言君又早興臣起已太早君興又早於臣也 傳
晞明之始升 正義曰晞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
晞謂見日之光而物乾故以晞爲乾蒹葭云白露未晞
言露在朝旦未見日氣故亦爲乾義此言東方未明無
取於乾故言明之始升謂將旦之時日之光氣始升與
上未明爲一事也 折柳至則莫 正義曰此言折柳

木以爲藩菜果之圃則柳木柔脆無益於圃之禁以喻
用狂夫以爲挈壺之官則狂夫瞿瞿然不任於官之職
由不任其事恆失節度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不太早
則太晚常失其宜故令起居無節以君任非其人刺之
傳柳柔至於朝 正義曰言柳柔脆之木者欲取無
益於禁故以柔脆解之樊藩也釋言文孫炎曰樊圃之
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
之園故云圃菜園也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注云
樹果蔬曰圃園其藩也是圃內可以種菜又可以樹果
蔬其外列藩籬以爲樊柳是柔脆之物以手折而爲藩
無益於禁以喻狂夫不任挈壺之職也蟋蟀云良士瞿

瞿瞿爲良士貌故傳云瞿瞿然顧禮義此言狂夫瞿瞿謂狂愚之夫故言瞿瞿無守之貌爲精神不立志無所守故不任居官也序云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狂夫爲挈壺氏矣故又解其瞿瞿之意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謂以水爲漏夜則以火照之冬則冰凍不下又當置火於旁故用水用火準晝夜共爲百刻分其數以爲日夜以告時節於朝職掌如此而今此狂夫瞿瞿然志無所守分日夜則參差不齊告時節則早晚失度故責之也挈壺氏職曰凡喪懸壺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注云代更也禮未大歛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

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刻之箭
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
十八箭是其分日夜之事言冬夏之間有長短者案乾
象麻及諸麻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
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
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
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
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
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麻術以其算數
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爲率故太史之官立爲成法定作
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於一氣之間又分爲

二通率七日強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
麻言晝夜者以昏明爲限馬融王肅注尙書以爲日永
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日短則晝漏四十刻夜漏
六十刻日中宵中則晝夜各五十刻者以尙書有日出
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爲限尙書緯謂刻爲商鄭作土婚
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舉全數以言耳其實日見之
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有二刻半減晝五刻以裨夜故
於麻法皆多校五刻也鄭於堯典注云日中宵中者日
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
不見之漏四十五刻又與馬王不同者鄭言日中宵中
者其漏齊則可矣其言日永日短之數則與麻甚錯焉

融言晝漏六十夜漏四十減晝以裨夜矣鄭意謂其未
減又減晝五刻以增之是鄭之妄說耳漏刻之數見在
史官古今麻者莫不符合鄭君獨有此異不可強爲之
辭案挈壺之職唯言分以日夜不言告時於朝春官雞
人云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注云象雞知時然則告時
於朝乃是雞人此言挈壺告時者以序云與居無節挈
壺氏不能掌其職明是挈壺告之失時故令朝廷無節
也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侯兼官不立雞
人故挈壺告也庭燎箋云王有雞人之官是鄭意以爲
唯王者有雞人諸侯則無也 傳辰時夙早莫晚 正
義曰釋訓云不辰不時也是辰爲時也夙早釋詁文暮

與早對故爲晚 南山四章章六句至去之 正義曰

作南山詩者刺襄公也以襄公爲鳥獸之行鳥獸淫不

避親襄公行如之乃淫於己之親妹人行之惡莫甚於

此齊國大夫逢遇君有如是之惡故作詩以刺君其人

恥事無道之主旣作此詩遂棄而去之此妹旣嫁於魯

襄公猶尙淫之亦猶魯桓不禁使之至齊故作者旣刺

襄公又非魯桓經上二章刺襄公淫乎其妹下二章責

魯桓縱恣文姜序以主刺襄公故不言魯桓大夫遇是

惡作詩而去之言作詩之意以見君惡之甚於經無所

當也 箋襄公至去之 正義曰以敝笱猗嗟之序知

襄公所淫之妹文姜是也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

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譏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
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莊元年公羊傳云夫人譖公
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
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拉幹而殺之是
公譏文姜彭生搯殺公之事也春秋經桓三年秋公子
翬如齊逆女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是文姜以桓三年
歸魯也左傳於桓十八年如齊之下始云齊侯通焉箋
知素與淫通者以奸淫之事生於聚居不宜旣嫁始然
故知未嫁之前素與淫通也且桓六年九月經書丁卯
子同生卽莊公也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公
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

也但左傳爲公謫張本故於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
公羊拉幹而殺之史記稱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上車
摺其脅公死於車摺與拉音義同彼皆言拉殺此言搯
殺者說文云搯捉也何休云幹脅也拉折聲正謂手捉
其脅而折拉然爲聲此指言殺狀故言搯也夫人以桓
十八年與公如齊經書公之喪至自齊傳不言文姜來
歸莊元年傳云不書卽位文姜出故也莊公卽位之時
猶在齊未來故言夫人久留於齊莊公卽位後乃來也
其來年月三傳無文莊元年經書三月夫人遜于齊公
羊傳云夫人固在齊矣其言遜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
念母以首事何休及賈逵服虔皆以爲桓公之薨至是

年三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書遜於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未歸也至二年夫人會齊侯於禚是從魯往之則於會之前已反魯矣服虔云蓋免桓公之喪從齊來以文姜爲二年始來杜預以莊元年歲首卽位之時文姜來公以母出之故不忍卽位文姜於時感公意而來旣至爲魯人所尤故三月又遜於齊謂文姜來而復去非先在齊二者說雖不同皆是莊公卽位之後乃來也杜預創爲其說前儒盡不然也鄭於喪服小記之注引公羊正月存親之事則亦同於賈服至二年乃歸也春秋經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於杞五年

夫人姜氏如齊師是夫人復會齊侯如齊師也以言齊侯淫於其妹終說其淫之事若然案經莊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亦是淫事此不言者略舉其先三會以包其後二會也以左傳於會禚之下書奸也於會防之下言齊志也杜預以爲意出於夫人則云書奸意出於齊侯則云齊志傳舉二端其餘皆從之則杞正與如齊師奸由從夫人防穀奸發於齊侯鄭意或亦當然今此箋又以經有非魯桓之事而序不言之據夫人發文故申其意言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言詩經有此二意也而去之者疊序去之文謂棄齊而去

南山至懷止 毛以爲南山雄狐各自爲喻言南山
高大崔崔然以喻國君之位尊高如山也雄狐相隨綏
綏然雄當配雌理亦當然也今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
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以襄
公居尊位而失匹配故舉淫事以責之言魯之道路有
蕩然平易齊侯之子女文姜用此道而歸嫁於魯旣曰
歸於魯止自有夫矣襄公何爲復思之止而與之會爲
此淫乎 鄭以爲狐在山上爲喻言南山高大崔崔然
有雄狐在此山上以求配耦形貌綏綏然其狀可恥惡
也喻說在箋旣言公淫可惡又責文姜會公言魯之道
路有蕩然而平易齊子文姜從此道而歸於魯旣曰歸

於魯止當專意事夫何爲又復來止責文姜之來會襄
公也 傳南山至之匹 正義曰詩人自歌土風山川
不出其境故云南山齊南山舉南山形貌高大崔崔然
故知喻國君之位尊嚴言其高大如南山也綏綏是匹
行之貌今言雄狐相隨綏綏然明是二雄狐相匹故云
雄狐綏綏然是二狐俱雄無有別異失陰陽之匹以喻
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也今定本云失陰陽之正義
亦通也檢此傳文無狐在山上之意則各自爲喻異於
鄭也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牧誓
曰牝雞之晨飛得稱牝明走得稱雄僖十五年左右傳稱
秦伯伐晉筮之遇蠱其繇曰獲其雄狐亦謂牝爲雄與

此同也 箋雄狐至如狐 正義曰箋以南山雄狐文
勢相連則是狐在山上不宜別以爲喻又狐必雄雌相
從無二雄相隨之理故以爲狐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喻
襄公淫泆於人君之位其可恥惡如狐故以狐比之有
狐之傳以綏綏匹行之貌則此言綏綏亦匹行之貌言
求匹耦者正謂無雌相隨是求匹耦也在高顯之處使
人見之是謂可惡也 傳蕩平至文姜 正義曰以其
說道路之貌故以蕩爲平易言地平而易無險難也文
姜齊女故謂之齊子傳於詩由多訓爲用此當言用此
道以歸魯也 傳懷思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文姜
旣嫁於魯邇人矣何爲復思與之會而淫乎 箋懷來

至其來 正義曰懷來釋言文以歸止謂文姜歸則懷
止亦謂文姜懷不宜謂襄公思故易傳以爲非責文姜
之來也 葛屨至從止 正義曰屨以兩隻爲具五爲
數之奇言葛屨服之賤雖有五兩其數雖奇以冠綏往
配而雙止則非其宜以喻文姜是襄公之妹雖與姪娣
傅姆有五人矣其數雖奇以襄公往配而雙之亦非其
宜襄公兄也文姜妹也兄妹相配是非其宜旣云不宜
相配又責非理爲淫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
用此道以歸魯止旣曰用此道以歸魯止彼自有夫襄
公何爲復從雙止責其復從文姜爲淫泆之行 傳葛
屨至尊者 正義曰賤宜對貴尊當對卑在身之服上

尊下卑葛屨服之於足葛又物之賤者故以賤言之冠
綏服之於首是服之最尊所用之物貴故以尊言之亦
令其貴賤尊卑互相見也 箋葛屨至之道 正義曰
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爲一物綏必屬之於冠故冠
綏共爲一物葛屨言五冠綏言雙由見五爲奇故欲雙
之使耦也奇數多矣獨舉五而言明五必有象故以喻
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俱是婦人不宜以襄公往雙之
云其數奇以經有五兩故以五人解之莊十九年公羊
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皆有姪娣從姪者何
兄之子娣者何女弟也是諸侯夫人有姪有娣也襄三
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吾聞

之婦人夜出不見傅姆不下堂傅至姆未至逮火而死是諸侯夫人有傅姆也士婚禮云姆在其右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士妻之姆如此則諸侯夫人其姆亦當然也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傅姆教之執麻枲治絲繭則傅是姆類亦當以婦人老者爲之矣何休云選老大夫爲傅大夫妻爲姆以男子爲傅書傳未有云焉且大夫之妻當自處家無由從女而嫁使夫人動輒待之何休之言非禮意也冠屨貴賤不宜同處由襄公與文姜兄之與妹不宜爲夫婦之道又襄公止淫文姜耳傳不言淫其姪娣又傅姆老人非襄公儔類而云襄公雙之者正以

姪娣傅姆與文姜同是婦人聚居一處襄公乃以男子
廁入其中不宜與妹相耦作者指言其不宜雙文姜耳
非謂襄公於五人皆淫之 箋此言至之行 正義曰
上言曷又懷止箋謂責文姜之來此言曷又從止以爲
責襄公從之者以懷止與歸止文連歸是文姜歸魯故
知懷是文姜來齊此與庸止文連庸是用道而往則從
是逐後從之故知責襄公從之言以意從送與之爲淫
耳非謂從之至魯也 藝麻至鞠止 毛以爲種麻之
法如之何乎必橫縱獵其田畝種之然後得麻以興娶
妻之法如之何乎必告廟啟其父母娶之然後得妻魯
桓既曰告廟而娶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又使窮

極邪意而至齊乎止責魯桓不禁制文姜鄭唯以鞠爲
盈爲異餘同 傳蓺樹至得麻 正義曰此云蓺麻后
稷生民云蓺之荏菽大司徒云教稼穡樹蓺則樹蓺皆
種之別名故云蓺猶樹也在田逐禽謂之獵則獵是行
步踐履之名衡古橫字也衡獵之縱獵之謂旣耕而東
西踐躡槩摩之也古者推耒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且
書傳未有謂耕爲獵者故知是摩獵之也今定本云重
之然後得麻義雖得通不如爲種字也 箋取妻至謂
告 正義曰傳以經云必告父母嫌其唯告生者故云
必告父母之廟箋又嫌其唯告於廟故云議於生者卜
於死者以足之婚有納吉之禮卜而得吉使告女家是

娶妻必卜之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也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齊戒以告鬼神昭元年左傳說楚公子圍將娶妻於鄭其辭云圍布几筮告於莊恭之廟而來是娶妻自有告廟之法而箋必以爲卜者以納吉爲六禮之一故舉卜言之案婚禮受納采之禮云主人筮於戶西注云主人女父也筮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其後諸禮皆轉以相似則禮法皆告廟矣女家尙每事告廟則夫家將行六禮皆告於廟非徒一卜而已明以卜爲大事故特言之 傳鞠窮 正義曰釋言文傳意當謂魯桓縱恣文姜使窮極邪意也 箋鞠盈至魯桓 正義曰釋

詰文箋以此責魯桓之辭不宜唯言文姜之窮極邪意
故易傳以爲盈責魯桓之盈縱文姜不禁制之 析薪
至極止 正義曰言析薪之法如之何乎非用斧不能
斫之以興娶妻之法如之何乎非使媒不能得之魯桓
旣曰使媒得之止宜以婦道禁之何爲窮極邪意而至
齊止又責魯桓不禁制文姜也 傳極至 正義曰釋
詰文箋言恣極邪意令至齊者申說極爲至之義恣極
解義之言非經中極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至其道
正義曰甫田詩者齊之大夫所作以刺襄公也所以刺
之者以襄公身無禮義而求已有大功不能自脩其德
而求諸侯從已有義而後功立惟德可以來人今襄公

無禮義無德諸侯必不從之其志望大徒使心勞而公之所求者非其道也大夫以公求非其道故作詩以刺之求大功與求諸侯一也若諸侯從之則大功克立所從言之異耳求大功者欲求爲霸主也天子衰諸侯興政曰霸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於時王室微弱諸侯無主齊是大國故欲求之鄭以國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韋昭云小伯主諸侯盟會襄卽莊孫僖子以父祖已作盟會之長可以爲霸業之基又自以國大民衆負恃強力故欲求爲霸也至其弟桓公卽求而得之是齊國可以爲霸但襄公無德而不可求耳上二章刺其求大功卒章刺其不能脩德皆言其所求非

道之事勞心忉忉是志大心勞 無田至忉忉 正義

曰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以襄公所求非道故設辭以戒之言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驕驕然以喻公無霸德思念遠人若思彼遠人德不致物人必不至惟勞其心忉忉然言人之欲種田求穀必準功治田穀乃可獲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功乃可立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也責襄公之妄求諸侯也 傳甫田至能獲 正義曰甫大釋詁文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禁人言無田甫田猶下句云無思遠人無田與無思相對爲喻周禮授民田上地

家百畝中地家二百畝下地家三百畝謂其人力堪治
故禮以此爲度過度謂過此數而廣治田也 傳忉忉
憂勞 正義曰釋訓云忉忉憂也以言勞心故云憂勞
也 婉兮至弁兮 正義曰言有童子婉然而少變然
而好兮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卅然兮幼稚如此與別未
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冠弁爲成人兮言童子少
自脩飾未幾時而卽得成人以喻人君能善身脩德未
幾時而可以立功今君不脩其德欲求有功故刺之
傳婉變至弁冠 正義曰候人傳曰婉少貌變好貌此
并訓之故言少好貌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
冠所以覆髮未冠則總角故知總角聚兩髦言總聚其

髦以爲兩角也卅兮與總角其文故爲幼稚周禮掌冠
冕者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故爲弁冠也士
冠禮及冠義記士之冠云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
爵弁三加而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士有三加冠此
言突若弁兮指言童子成人加冠而已不主斥其一冠
也若猶耳也故箋言突耳加冠爲成人猗嗟頥若言若
者皆然耳之義古人語之異耳定本云突而弁兮不作
若字 盧令三章章二句至風焉 正義曰作盧令詩
者刺荒也所以刺之者以襄公性好田獵用畢以掩兔
用弋以射鴈好此遊田逐禽而不脩治民之事國內百
姓皆患苦之故作是詩陳古者田獵之事以風刺襄公

焉經三章皆言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之事
箋畢噶弋繳射 正義曰釋天云噶謂之畢李巡曰
噶陰氣獨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孫炎曰掩兔之
畢或謂之噶因名星云郭璞曰掩兔之畢或呼爲噶因
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然則此器
形似畢星孫謂以網名畢郭謂以畢名網郭說是也以
繩繫矢而射鳥謂之繳射也 盧令至且仁 正義曰
言古者有德之君順時田獵與百姓共樂同獲百姓聞
而悅之言吾君之盧犬其環鈴鈴然爲聲又美其君言
吾君其爲人也美好且有仁恩言古者賢君田獵百姓
愛之刺今君田獵則百姓苦之 傳盧田至令令然

正義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海內之狡兔韓盧逐東郭繞山三越岡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此言鈴鈴下言環銜鈴鈴卽是環銜聲之狀環在犬之頷下如人之冠纓然故云纓環聲也言人君有美德以下言百姓所以悅君之意孟子謂齊宣王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舉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舉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忻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

同樂也則百姓悅之也今定本云喻人君能有美德喻
字誤也 箋鬢讀至勇壯 正義曰箋以諸言且者皆
辭兼二事若鬢是好貌則與美是一也且仁且德既美
而復有仁才則且鬢不得爲好貌故易之巧言云無拳
無勇其文相連是鬢爲勇壯也以君能盡其仁愛與百
姓同樂故美其且仁以君身有勇壯能捕取猛獸故美
其且鬢以君善於射御多有才能故美其且德皆是獵
時之事故歷言之大叔于田序云叔多才而好勇亦謂
獵時有才勇也 傳銜一環貫二 正義曰上言重環
謂環相重故知謂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重銜與
重環別則與子母之環又當異故知一環貫二謂一大

環貫二小環也說文亦云鉞環也一環貫二 敝筍三章章四句至患焉 正義曰作弊筍詩者刺文姜也所以刺之者文姜是魯桓夫人齊人惡魯桓公爲夫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齊與兄淫亂爲二國之患焉故刺之也文姜淫亂由魯桓微弱使然經三章皆是惡魯桓以刺文姜之辭夏官虎賁氏云舍則守王閑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也閑陞桓也天官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檜桓再重杜子春云檜桓謂行馬立謂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外內列周衛防守之物名之曰閑則閑亦防禁之名故此及猗嗟之序皆防閑並言之也齊則襄公通妹魯則夫人外淫桓公見殺於齊襄公惡名不滅

是爲二國患也文姜旣嫁於魯齊人不當刺之由其兄
與妹淫齊人惡君而復惡文姜亦所以刺君故編之爲
襄公詩也 敝筍至如雲 毛以爲筍者捕魚之器弊
敗之筍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大魚非弊敗之筍
所能制以喻微弱之君爲其夫壻其妻乃是強盛之齊
女非微弱之夫所能制刺魯桓之微弱不能制文姜也
又言文姜難制之意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
庶姜庶士其數眾多如雲然以此強盛故魯桓不能禁
也 鄭以爲弊敗之筍在於魚梁其魚乃是魴鰈之小
魚魴鰈自是魚之易制者但筍以弊敗不能制以喻文
姜是婦人之易制者但由魯桓以微弱不能制由其不

制文姜故令從者亦惡齊子文姜初歸於魯國止其從者之心如雲然雲行順風東西從者隨嫡善惡由文姜淫泆故從者亦淫 傳鰥魚 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子思歎曰魚食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鰥爲大魚也傳以鰥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王肅言魯桓之不能制文姜若弊筍之不能制大魚也 箋鰥魚至婉順 正義曰鰥魚子釋魚文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鯢也鯢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鯢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鯢鱈鳥翼殼卵蕃庶物

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鰈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則魴之爲魚中魚也故可以爲大亦可以爲小陸機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箋以鰈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鰈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易制但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終其初時之婉順文姜素與兄淫而云初時婉順者在齊雖則先淫至魯必將改矣但知桓公微弱後復更爲淫耳 傳如雲言盛 正義曰傳以如雲言盛謂其從其多強盛而難制孫毓云齊

爲大國初嫁寵妹庶姜庶士盛如雲雨故妹來自由桓
公不能制禁言從者之盛傳意當然文姜歸魯之日襄
公未爲君言寵妹則非也 箋其從至爲惡 正義曰

姪娣之外更當有侍御賤妾故云其從姪娣之屬箋以
作詩者主刺文姜之惡而言其從如雲明以文姜惡甚
疾其敗損族類故易傳以爲從者亦隨文姜爲惡 箋
鱣似魴而弱鱗 正義曰陸機疏云鱣似魴厚而頭大
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鱣不如啗茹其頭尤大
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鱣或謂之鱣幽州人謂之鴟鷂或
謂之胡鱣 箋如雨至使止 正義曰姪娣之善惡亦
文姜所使今定本云所使止於義是也 傳唯唯出入

不制 正義曰上二章言魚名此章言魚貌令其上下相充也唯唯正是魚行相隨之貌耳傳以弊筍不能制大魚故云出入不制箋以爲小魚故云行相隨順之貌各從其義故爲辭異耳其於唯唯義亦同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至民焉 正義曰載驅詩者齊人所作以刺襄公也刺之者襄公身無禮義之故乃盛飾其所乘之車與所衣之服疾行驅馳於通達之道廣大之都與其妹文姜淫通播揚其惡於萬民焉使萬民盡知情無慙恥故刺之也國人刺君乃是常事諸序未有舉國之名言其民刺君此獨云齊人刺襄公者以文姜魯之夫人襄公往入魯境以其齊魯交錯須言齊以辨嫌盛其車

服者首章次句與次章上二句是也疾驅首章上句是也於通道大都下二章上二句是也經因驅車而言車飾故先言載驅序以美其車服然後驅之且欲見其驅車所往之處故令疾驅與通道大都爲句而後言之經有車馬之飾而已無盛服之事旣美其車明亦美其服故協句言之四章下二句皆言文姜來會齊侯是與文姜淫之事大都通道人皆見之是播其惡於萬民也

箋故猶端正義曰諸言故者多是因上文以生下事此故乃與上爲句非生下之辭是以箋特釋之無禮義故猶言無禮義端端謂頭緒也論語云叩其兩端謂動發本末兩頭也標有梅箋云女年二十而無嫁端爲無

嫁之頭緒此亦謂無禮義之頭緒也故盛服而與妹淫
通也 載驅至發夕 正義曰言襄公將與妹淫則驅
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簟以爲
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爲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
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
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媿色故刺之 傳薄薄至羽
飾 正義曰薄薄車聲狀序言疾驅故云疾驅駢與驅
音義同皆謂驅馬疾行也斯干說鋪席燕樂之事云下
莞上簟簟字從竹用竹爲席其文必方故云方文席也
車之蔽曰第謂車之後戶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
毛曰革鞞是革之別名此說齊君之車而云朱鞞故云

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謂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也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鞞後謂之第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鞞第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鞞以韋鞞車軾也第以韋鞞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爲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簞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簞衣後戶也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簞故此說車飾云簞第朱鞞也彼文革飾後戶謂之第竹飾後戶謂之蔽則第蔽異矣此言車之蔽曰第第蔽爲一者彼因革與竹別而異其文耳其實革竹同飾後戶俱爲車之蔽塞故此傳第蔽通言之春官巾車掌

王后之車輅有重翟厭翟碩人說衛侯夫人云翟茀以朝是婦人之車有翟羽飾矣經傳不言諸侯路車有翟飾者今傳言羽飾必當有所案據不知出何書也 傳發夕至至旦 正義曰此言發夕謂夕時發行故爲發夕至旦小宛云明發不寐謂比至明之開發未嘗寢寐故爲發夕至明所以立文不同皆爲夕發至旦 箋襄公至之色 正義曰知入魯境者以下言汶水湯湯則會在汶側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尙是魯地故知襄公乘車入魯境也於魯道之下卽言發夕是則夜行在道言其疾趨齊侯之意故言文姜發夕而往會焉兄

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是其無慙恥之色 四驪
至豈弟 毛以爲襄公將與妹淫乘其一駟之馬皆是
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又四馬垂其六轡灑灑然
而眾爲此盛飾往就文姜魯之道路有蕩然平易齊子
文姜於是樂易然來與兄會曾無慙色故刺之 鄭唯
愷悌爲異言文姜開明而往會之餘同 傳四驪言物
色盛也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
云物馬齊其力言四言驪道其物色俱盛也 箋此豈
至明也 正義曰箋以爲齊子愷悌文在魯道之下則
愷悌爲在道之事若是其心樂易非獨在道爲然且上
云發夕此當爲發夕之類故云此愷悌猶發夕言與其

餘愷悌不同也愷悌之義與發夕不類故讀愷爲闔易
稱闔物成務說文云闔開也古文尙書卽今鄭注尙書
是也無以悌爲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
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
文校之定以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於古文
則爲悌故云古文尙書以悌爲圍圍明也上言發夕謂
初夜卽行此言闔明謂侵明而行與上互文相通也釋
言云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闔明發行郭
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是闔亦爲行之義也今定本
云此愷悌發也猶言發夕又云悌古文尙書以爲圍更
無悌字義並得通 箋汶水至所會 正義曰序言疾

驅於通道大都行人彭彭是爲通道汶水湯湯旁有大
都可知若其不然不應輒言汶水故云汶水之上蓋有
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處也此襄公入於魯境往會
文姜若是魯桓尙存不應公然如此此篇所陳蓋是莊
公時事亦不知大都爲何邑故箋不言之 猗嗟三章

章六句至子焉 正義曰見其母與齊淫謂爲齊侯種

膚是其可恥之甚故齊人作此詩以刺之禮婦人夫死
從子子當防母奸淫莊公不能防禁是失爲人子之道
經言猗嗟是歎傷之言也言其形貌之長面目之美善
於趨步是有威儀也言其善舞善射是有技藝也言展
我甥兮拒時人以爲齊侯之子也以其齊人所作故繫

之於齊襄公淫之故爲襄公之詩也 猗嗟至臧兮

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猗嗟此莊公之貌甚昌盛兮其
形狀頎然而長好兮抑然而美者其額上揚廣兮又有
美目揚眉兮巧爲趨步其舉動踔然兮其射則大善兮
威儀技藝其美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使之淫亂是其
可嗟傷也 傳猗嗟至長貌 正義曰猗是心內不平
嗟是口之喑咀皆傷歎之聲故爲歎辭若猶然也此言
頎若長兮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說文王之狀云黧然
而黑頎然而長是頎爲長貌也今定本云頎而長兮而
與若義並通也 箋昌佼好貌 正義曰傳昌爲盛不
言爲其貌故申足之云佼好貌 傳抑美色揚廣揚

正義曰揚是顙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顙
貴廣闊故言揚廣揚 傳好目揚眉 正義曰美目揚
兮目揚俱美傳欲辨揚是眉故省其文言好目揚眉旣
言目揚皆好又傳解揚爲眉蓋以眉毛揚起故名眉爲
揚 傳蹠巧趨貌 正義曰曲禮云士蹠蹠今與趨連
文故知蹠巧趨貌曲禮注又云行而張足曰趨趨今之
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爲之有巧有拙故美
其巧趨蹠兮 猗嗟至甥兮 正義曰齊人傷魯莊公
猗嗟此莊公目上之名甚平博兮又有美目及目下之
清亦美兮威儀容貌旣備足兮又善於爲射終日射侯
其矢不出正之內兮此又誠是我齊之外甥兮威儀技

藝如此又實是齊之外甥不能使母不淫令人以爲齊
侯之子是其可嗟傷也 傳目上至爲清 正義曰釋
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云目上平博郭璞曰眉
眼之間爾雅旣釋如此清又與目共文名旣目上則清
爲目下 傳二尺至曰甥 正義曰正者侯中所射之
處經典雖多言正鵠其正之廣狹則無文鄭於周禮考
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
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
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
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綵畫爲之其外
之廣雖則不同其內皆方二尺毛於正鵠之事唯此言

二尺曰正耳既無明說可以同之鄭焉鄭言正之內方
二尺者亦更無明文蓋應顧此傳耳姊妹之子名之曰
甥傳言外孫曰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
公之身總據齊國爲言外孫得稱甥者案左傳云以肥
之得備彌甥孫毓云姊妹之子曰甥謂吾舅者吾謂之
甥此爾雅之明義末學者之所及豈毛公之博物王氏
之通識而當亂於此哉抑者以襄公雖舅而鳥獸其行
犯親亂類使時人皆以爲齊侯之子故絕其相名之倫
更本於外祖以言也凡異族之親皆稱甥然此是毛傳
之言不應代詩人爲絕其相名之倫孫毓之言非也

箋正所至之子 正義曰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

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豕侯樂以采芣五節二正是天子以下所射之正數也彼文大夫士同射二正今定本云大夫二正士一正誤耳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者其外畔準侯廣狹各居其侯參分之一其內皆方二尺故彼注云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畫五正之侯者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立居外三正者損立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鄭言中二尺是中央之

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言居侯參分之一侯之廣狹則有三等不同五正之侯則方一丈八尺三正之侯方一丈四尺二正之侯則方一丈知者以大射之鵠賓射之正雖其侯正鵠不同侯道遠近一也儀禮大射禮者諸侯射禮經曰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狸步大侯九十糝七十豨五十鄉射記記射之侯云侯道五十弓則大射所云九十七十五十皆謂弓也諸侯大射三侯之道既有九十七五十則王射亦張三侯其道之數亦當然故射人注云量侯道者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是侯道遠近有三等不

同也。鄉射記又云：弓二寸以爲侯，中侯中謂侯身也。鄉射之侯，旣弓取二寸，則餘侯亦當然。天官司裘注說大射之侯，引鄉射記云：弓二寸以爲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尺七寸，弓者侯，中廣丈四尺五寸，弓者侯，中廣一丈大射旣然，則賓射亦爾。考工記云：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司裘掌大射之禮，云：設其鵠，射人治賓射之儀，則云：五正三正二正，有正者無鵠，有鵠者無正，則正與鵠大小同矣。故射人注云：鵠乃用皮，其大如正鵠，居侯中參分之一，則知正亦在侯三分之一，各準其侯之廣狹而畫之耳。謂之正者，射人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大射。注云：正者正。

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
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此言
不出正兮據賓射爲文也展誠釋詁文姊妹之子爲甥
釋親文上說容貌技藝下言展我甥兮縱令無技藝亦
是其甥但作者旣美其身有技藝又言實是其甥傷不
防閑其母而令人以爲齊侯之子故言誠我齊之外甥
爲齊之甥信不虛矣而云誠實是者拒時人言是齊侯
之子耳 猗嗟至亂兮 毛以爲齊人傷魯莊公猗嗟
此莊公容貌變然而好兮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
兮其舞則齊於樂節兮其射則中於正鵠兮非徒能中
而已每番重射四矢皆反復其故處兮善射如此足以

捍禦四方之亂兮威儀技藝如此而不能防閑其母故
刺之 鄭唯舞則選兮二句爲異言舞則倫等之中上
選兮其射卽貫習爲之兮餘同 傳選齊貫中 正義
曰傳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貫
謂穿侯故爲中也 箋選者至貫習 正義曰箋以美
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之中上選也
貫習釋詁文 傳四矢乘矢 正義曰乘車必駕四馬
因卽謂四馬爲乘大射鄉射皆以四矢爲乘矢故傳依
用之 箋禮射至之亂 正義曰大射皆三番射訖止
而不復射是禮射三而止也必三而止者案儀禮大射
初使三耦射之而未釋獲射訖取矢以復君與卿大夫

等射釋獲飲不中者訖君與卿大夫等又射取中於樂
節注云君子之於事也始取苟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
教化之漸也然則初射唯三耦其後兩番君始與卿大
夫等射此言禮射三而止通三耦等爲言射法三而止
而云終日射侯者美其久射而常中非禮射終一日也
每射四矢皆復故處言常中正鵠也又解射禮必用四
大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故詩人以莊公四矢皆中卽
云以禦亂兮美莊公善射言其堪禦亂也內則云男子
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
有事彼於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
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

故也

毛詩正義卷第九



